

少年史地叢書

瑞士一瞥  
*A peep at Switzerland*



商務印書館發行

S  
M  
K  
3

a pup at Switzerland  
瑞士一瞥

chun Hwa shink

MG  
K952.2  
3



3 2173 3873 4

# 瑞士一瞥目次

第一章	歐洲的遊戲場	一
第二章	阿爾卑上的夏季	四
第三章	瑞士的農家	九
第四章	利曼湖岸	一四
第五章	四羣湖	一七
第六章	威廉忒爾的故事	二一
第七章	三大名戰	二四
第八章	琉森的小英雄	二七
第九章	索琉人焚刻爾里的亞諾爾德	三三
第十章	冰雪墮(一)	三六

目次

一

第十一章	冰雪墮(二)	四一
第十二章	冬天的瑞士道上	四五
第十三章	登山(一)	五二
第十四章	登山(二)	五七
第十五章	登山(三)	六二
第十六章	山峯和山路	六八
第十七章	瑞士的遊戲(一)	七四
第十八章	瑞士的遊戲(二)	七八
第十九章	羚羊	八二
第二十章	捕羚羊的故事	八八
第二十一章	熱風	九三

# 瑞士一瞥

## 第一章 歐洲的遊戲場

有一位著名的文學家稱瑞士 (Switzerland) 爲『歐洲的遊戲場』 (The playground of Europe) 因爲全世界的人都喜歡在這歐洲中部的小國裏消遣他們的假期，想出各種方法來娛樂。在普通遊戲場上可以找到兩種人：一種人喜歡遠眺近賞的閒遊着，還有一種人喜歡用盡氣力使盡技能頑種種有趣味的遊藝。在瑞士的遊客也是這樣：有的僅喜歡望望遠山的白頭；有的喜歡冒險受痛苦——甚至於有死的——勇敢的向蓋着白雪的山峯上爬去。

瑞士最賞心悅目的風景全在阿爾卑斯 (Alps) 大山脈中。有幾處的山峯高出冰雪線之上，所以山谷裏炎暑盛熱的時候，山頂上仍是積雪壘壘，尙是仲冬天氣。在這些大山之中有好幾處風景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嵯峨的大石壁，龐然高臨在鮮美的山谷上，千百條的小川蜿蜒曲折由山的四周流來，匯成許多蔚藍色的小湖。那雪頂的山峯凜然高插雲霄，牠的莊美，真是世無其匹，而尤其是在落日沉西的時候，玫瑰色的紅光映在潔白的雪上。

瑞士人的殷富也全靠那些美景。他們很節儉，很勤苦，只要有利可圖，總想法去做。他們的工人很精巧很勞力；他們的農民不肯廢去一寸一分的土；有些地方好像祇有山羊能够爬得上去，也長着繁盛的麥。但是隨便怎樣，如果沒有外國遊客的水一般的金子流進來，他們一定不能這樣殷實。

一大部分的地是不毛的硬石和雪罩的山嶺，對於農民和牧人一點沒有用處。但是遊客們不遠千里而來欣賞或攀爬這些高峭的山坡，每一個角上

開着旅館，預備他們歇住。因此瑞士人有許多利益很厚的事情做。

據說瑞士的東道主有季候出售。這話似乎很奇特，但是實在的。許多瑞士的旅館主人可以任你選擇季候。如果你喜歡夏季，他便送你到山谷裏的旅館裏去。那裏真熱；葡萄都成熟了，人們都在涼蔭底下躲避炎暑；在日中的時候，全村都靜得似睡去一般，因為太熱了，沒人敢走動。

離山腳幾千尺高的地方他又有個旅館，靠近着一片大的阿爾品草地；草地上長着一堆一堆的花；空氣新鮮甘甜，在早晨和傍晚更加涼爽清澈。此地的季候是春天，不是夏天了。再上去又有個小旅館，專容留這些爬山的人和喜歡看冰雪世界的人。那裏滿地是霜雪，冰河中的冰厚十餘尺，山坡都是厚冰積成，爬山的人如果一不小心滑了一滑，性命就沒有了。

這瑞士的國家雖則很小，可是語言和民族卻不是一種。瑞士是一個許多民族，宗教和語言混合的國家。牠的北部和中部是德意志瑞士（German-  
-

(Swiss) 人民大半說德國話。牠的西部說法國話，南部說意大利語。給里孫 (Grisons) —— 瑞士的東南角高原 —— 說臘亨語 (Laden) (或稱羅馬尼亞，是臘丁 (Latin) 語的復活)。宗教的紛歧亦如語言：有的信路得的新教 (Lutheran Protestant)，有的信嚴格的天主教，可是他們相處甚安。雖則牠的民族，語言和宗教是混和的，雖則有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不同的民性，但是對於國事卻萬衆一心團結得很堅果，個個都肯爲祖國犧牲生命。

愛國愛自由的心就是他們國民互相聯合的唯一縛帶。瑞士人民極愛他們的山水，爲了牠們幾次和侵犯他們自由的人惡戰。瑞士共和國建立已有幾百年了，他們很能治理國事，保護自己的國家，并且給世界一個平安滿足的民族榜樣。他們對於自己所有的很稱心知足，既不想掠奪人家，也不願人家侵犯他們。

## 第二章 阿爾卑上的夏季

什麼叫做「阿爾卑」(Alpen)？這不是雪峯。這是一片夏季的綠色草場，嫩翠濕潤的草氈和妍豔鮮麗像星一般的花堆中混和着雪白嬌嫩的玫瑰花。

冰雪線的四周橫伸着大塊的空曠草場，在短期的夏季裏芳草繁盛，花朵盛開。

差不多每個村有牠自己的阿爾卑，并且是不可少的。村的四周繞着草地。但在夏季裏便須把牠罩好以備貯積乾草，因為牠們在酷寒的冬天裏必須保藏得很好。草地之上便是一帶樹林，冬天生火的木料都取給於此。樹林與雪巔之間便是剛纔所講的阿爾卑，牛羊都在那裏吃草。

這些山間的草場上到處點綴着小的木屋，在夏天裏牧羊人都住在這裏。人和獸一塊兒住在阿爾卑半山上，直到冬天纔下來，躲在暖和的村莊裏；那路程只怕要費兩天。

搬到阿爾卑草場上去住的一天，在瑞士算是一件一年中極重要的事。出

發的那一天早晨，天還沒亮，全村的人都高高興興的走動了。家畜們也和一般的快樂，因為那天牠們的頂上都縛着玲瓏的小鈴；牠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牠們一頭成羣結隊的排着走，一頭跳躍着頑。

最好的家畜縛着大的鈴在前頭引路，角上插滿了花。最快活的是小孩子，他們現在年紀大了一點，父母允許他們幫同牧人看管畜羣，所以爬山攀嶺還是生平第一次。他們一路上山，嘴裏唱一隻時行的歌；那歌的開頭是『阿爾卑上有榮耀快樂的生活』這句話是確實的。他們離開了黑暗無趣的山谷，一步一步的爬上山去，直向雪巔和森林間的一帶空曠地上來；他們一天到晚住在露天裏，在日光中曝曬，採摘豔妍的花，呼吸新鮮甘甜的空氣，飲純潔鮮美的牛乳。畜類則以新嫩的草爲飼料。

家畜們在這新環境的快活，是最顯著的。牠們從關閉的氣悶的牛棚裏遷移到這空曠舒服食料豐富的地方來，那有不十分高興的呢，所以你如果要

留幾隻家畜在山谷裏，非得特別看守不可，因為牠一有脫羈的機會，便衝破棚門，飛奔而去，爬山過嶺，直到阿爾卑高地上會到牠的同伴纔止。

並且這些家畜都有特別的聰明。牠們知道那裏有茂林，那裏有池沼；何處的青草最好，何時應當擠奶。牠們的主人祇須遠遠的打個招呼。牠們便飛一般跑來了。牠們又知道什麼時候應當吃些食鹽，什麼時候應當去喝水洗澡。暴風雨來了，牠有先知之明，遇到危險的去處，牠有避免之法。當雷雨快來的時候，牧人預先把牛聚在一起。牠們垂頭瞪眼的抖顫，同時牧人忙着跑來跑去的鼓勵牠們；這樣一來即使雷聲電光非常猛烈，冰雹雨點非常銳利，沒有一隻牛會亂動一步的。

牛所產的牛奶盡數做成乳餅，直到十一月頭場雪雨下過之後，牧人便帶了下山去。牧人睡覺做乳餅的屋子異常簡單。如果樹林就在手邊，那末所造的屋子都用整根的木頭，空隙的地方塞滿污泥。如果近處沒有樹林，遍山坡

都是光光的石頭，那末用粗石造成小屋；隙縫中塞滿青苔。屋頂是用木板和草泥蓋成，上面用很重的石頭壓着，以免給旋風吹去。

牧人分阿爾卑爲數部分：牛，山羊和綿羊都各有各的阿爾卑。放牛的阿爾卑當然是平坦的山坡，地面光平易行，或到山谷去的路平直不難走。比放牛的阿爾卑再高一點便是崎嶇多石的阿爾卑，路上又多危險的地方；牛是爬不上的，所以是山羊和綿羊的阿爾卑。有時一個阿爾卑恰在冰河雪場之間，有時一個阿爾卑正在荒危的亂石中間，東一塊西一條的草地並不在一起，這兩種阿爾卑除了腳跟立得定的山羊和綿羊，誰都不能上去。

牧人中間以牧羊人的生活最枯燥乏味。一個單獨的牧羊人往往經歷一長期的夏季，沒有別的事，只是看管千數頭的山羊。可是放牛的阿爾卑是個最忙最有生氣的地方。每天早晨和傍晚，須擠牛奶兩次；牧牛人和造乳餅的人一天到晚的談天；乳餅又須立刻製造，所以始終沒有空暇的時候。況且在

放牛的阿爾卑上，又養了許多豬，因為造乳餅餘下來的酸汁，豬吃了很會肥胖。

許多阿爾卑上仍用阿爾卑角去召集牛來擠奶。這角是一個大的木喇叭，有六英尺長；會吹的人能發出很長很有力的音調。音號雖則沒有幾個，但是山谷輾轉回折，聽起來確是悅耳得很。

最有趣的事要算夕陽下山時的角聲了。在這種高高的阿爾卑上，晚鐘聲是達不到的，所以用角聲來代替報告晚禱的時候。每當夕陽在雪山後下沉的時候，牧人便取出大角，吹出雷一般的聲音來；吹的調子是讚美詩第一首『頌讚我主』。不多一會，別的阿爾卑上的牧人響應了，於是深長有力的音很莊嚴的在山巖重谷中激盪。這是晚禱和休息的先聲。牛聚在一起，伏在地上過夜；牧人也各自歸寢去了。

### 第三章 瑞士的農家

瑞士的農民，差不多人人都有一個很安適的家。雖則不時可以找見他們住在祇比粗笨木屋些稍好一點的屋子，但是以大體而論，瑞士農民大半住在堅固美麗安適的房子裏。

瑞士的山屋（即農民所住的）長而且闊，所以大風雨來的時候，不致被牠捲去。造屋子的人必先築一垛七八尺高的牆。地基做好之後，便用木料造屋子的上部。屋頂是用松木片鋪成，傾斜度很坦。屋頂上有時放幾塊重的石頭，以免被冬天的狂風吹去。沿着屋子木造的一部分的外面，築起一個陽臺，蔭罩在闊的屋簷內。這種房子造成之後，有不可言喻的動人之處：內部安適宜人，外表淡雅美麗。

在石造的一層裏（最底下的一層）並沒有起居間；前部是大的貯藏間，凡田場、葡萄園和菓園裏出產的東西都貯藏在這裏。後部是馬廐，牛棚和打稻的地方。起居間都在上面一層，和環屋四周的陽臺相通。最大的一間是他們

吃飯和晚間聚談的地方；一間小客室裏放着最好的家具——這房間除非有大事，平時常常關閉不用的。此外有一間最好的臥室，兩間小一點的臥室，是給小孩子們睡的。

他們的家具堅固而簡單，櫃子、檯子和伙食櫃都是鄉下木匠——往往主人自己——用栗木做成，笨重而且龐大。伙食櫃上放着彩色畫的碟子（這是瑞士廚房中最好的點綴品），泥糊的火爐站在屋子的牆角裏。

在這種家庭裏通常錢是很少的，但是人類日常生活必需的東西，卻極豐富。每件東西都得向市場裏去買的時候，錢纔是很有用的；但是瑞士的農民家藏富足，要買什麼東西呢？除了咖啡、糖、鹽和香料等他們不產的外，隨便什麼東西他們都有。

在大臥室的角上放着一隻織機，母親和她的女兒把羊身上剪下來的毛織成很牢的布和很暖的法蘭絨。全家的衣料都取給於此。園裏種各樣的菜

蔬；六月裏百合花開得極盛。葡萄園給他們酒喝；菓園給他們菓子吃；田場裏產米麥，收穫下來都貯藏在起居間下面的大窖裏。他們把蘋果很小心的切成小塊晒乾，預備冬天食用。

他們生活的狀況亦很簡單。肉是不常見的；大半的人家祇在星期日的中飯有肉吃。鮮肉更是罕見；在貯藏室裏掛着一片一片的乾牛肉，乾羊肉和羚羊肉。瑞士最喜吃的菜是一種牛排，先放在煙囪裏燻蒸，再加上香料和鹽，最後放在冬天的冷風裏吹乾。這種肉烹調起來，滋味非常之好，並且有一種很好聞的香味。

瑞士農家日常所產的佔了飲食料的大部分。牛乳，乳酪，奶油，乳餅和凝乳等都用很考究的烹調法，弄得很好吃。他們最喜歡的一樣菜，是把奶餅放在乳酪裏煮，再加上新鮮奶油，用火炙乾。

小孩子在早晨上學校之前，吃一頓牛油或乳餅的麪包早餐，和一杯咖啡。

或是和玉蜀黍的牛奶。中飯時他們從學校裏回來，先吃一小塊麪包，然後吃蕃薯，牛乳湯（有時放些鹽肉在裏面）。在富裕的農家，還有布丁或薄餅吃，晚餐是和早餐一樣的。瑞士的小孩子有這麼好的食料吃，所以無不強健耐苦，長大來都是瑞士健全強幹的男女公民。

他們的衣食已講過了，現在且講他們的生活。他們的山坡上有很多的樹木；但是沒有人能够隨意亂伐，就是在他自己的樹林裏也是如此。瑞士的森林法律非常嚴厲，因為森林是阻止冰雪下降的天然障礙。所以在秋天裏有森林的專門家到樹林裏去查看，把可以斫伐的樹木做上記號；到了冬天，農民閒暇無事便把他們斫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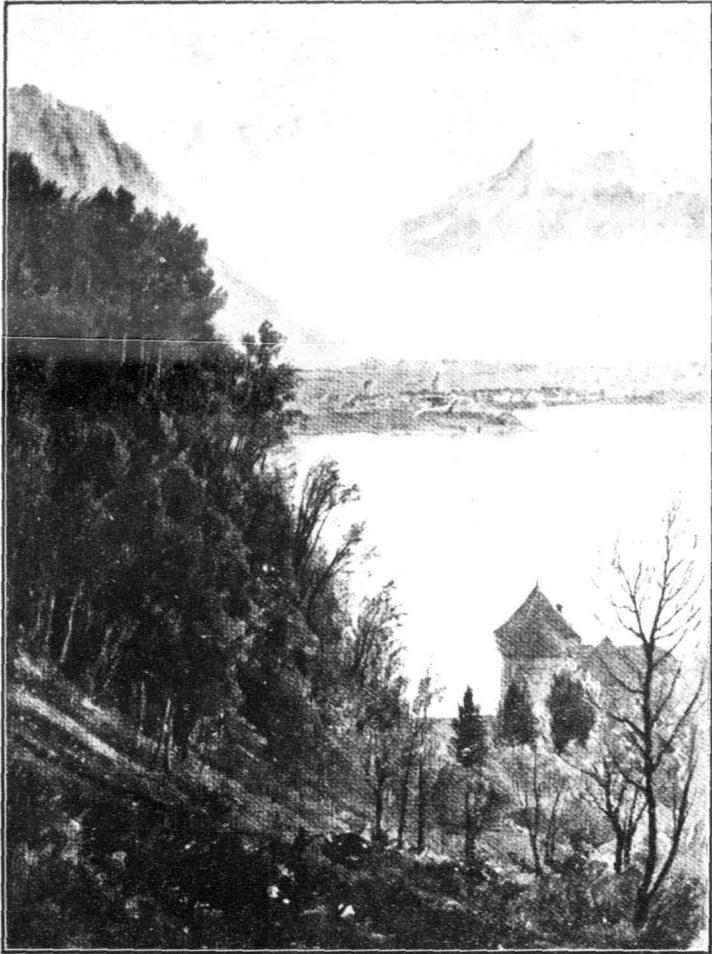
斫下來的大塊木頭，到春天雪融去之後，便把牠們推在急流的泉水中，直向山腳下盪來。到了木廠宅旁，把牠們截住拖上岸來。堆積晒乾之後（不到一年）就用鋸子斧頭劈成小塊，預備冬天生爐應用。

## 第四章 利曼湖岸

瑞士的湖沼爲瑞士最美的景緻之一。有大有小，不計其數，山谷的四周都是層層疊疊的山，而每個山谷裏都有牠的河流，牠的湖沼。小的如行潦，大的浩盪深闊，時時有汽船在上面往來。湖之最大的是日內瓦湖 (Lake of Geneva)，最美的是琉森湖 (Lake of Lucerne)。

日內瓦湖 (或稱利曼湖 Lake Leman) 並不完全屬於瑞士的，因爲有一部分是在法境。但是沿湖重要的城鎮都在瑞士。日內瓦是瑞士最重要城市中的一個。

日內瓦湖長而狹，是倫 (Rhône) 河所造成；倫河未入法境先在這裏把山谷注滿了水，成此大湖。湖水有美麗的深藍色，所以倫河流出湖口時是閃藍色的急流。離日內瓦不遠的地方，你可以看見很奇怪的景象。泥污遲緩的阿甫河 (River Arve)，在此流入蔚藍湍急的倫河。起先兩水截不混和——一面



日 內 瓦 湖 風 景

是清純藍色的急流，一面是泥污褐色的緩流。後來漸漸混和，都變成混濁了。遊利曼湖最有趣味的方法是在日內瓦乘湖輪，牠帶你到沿湖的各城去，走遍全湖的岸邊。在水中望四周的景色，沒有一處不是很好的。不獨高雅的叢山近在手邊，並且遠遠可以望見山王白山（Mont Blanc），四周環峙着許多較低的白頂的山峯。

利曼湖風景最好的時候是在春天。岸上風和日暖，景色宜人；層巒疊嶂，擋着寒風；向東行的柏泥斯雪嶺，和向南行的白山山嶺，都有引人入勝的奇景。

站在山峯上靜觀瑞士春光的來，真是世間罕有的奇麗景象。如果附近沒有高山可登，那末在高地上的花草堆裏，看春花雜色爭妍，已是極其可愛的了。凡不能爬幾千尺高的高山的，可以坐火車上去。火車在險峭的山坡上盤旋轉折，錚錚的向阿爾卑爬去；到後來窗裏望出去，呀，好一片光耀壯麗的風

景！山下的屋子比洋囡困住的還小，河道細如銀絲，火車向山邊上爬上來好像一個刺毛蟲。

這火車直載你到雪線纔停。在冬天的時候，阿爾卑蓋滿上了深雪。現在春天到了，雪線便很快的向山頂退去。一天一天的過去，山坡上漸漸顯出綠色的草地和黑色的樹林。泉水潺潺滿溢，溝隙小洞中都旋流着溶雪。

但是最驚奇的美是各種的花。牠們正苞發在雪的旁邊。冬天剛去，花便從綠草的地氈中長了出來，把阿爾卑染上許多深而美麗的顏色。藍，紅，白，黃，褐色都有；而每個顏色又比湖邊花園裏的更加純潔更加悅目。花中最美的是阿爾品玫瑰，牠不論單獨生着，或結成一塊鋪滿在廣平的阿爾卑上，或與別的花混在一起，牠的玫瑰紅色是再美沒有的了。

利曼湖的東岸是有名的犀永城堡 (Castle of Chillon)。擺倫 (Byron) 做過一首詩題名曰『犀永的犯人』 (The Prisoner of Chillon) 是很美的，但是與

事實不合。他詩中說有一個愛國的人名叫波尼伐得 (Bonivard)，就在這地下監牢裏鎖着；他在牢中踱來踱去，到後來石上都留了他的足印。波尼伐得鎖在地下四年（從一千五百二十年至一千五百二十六年）是真實的；不過他的前程與詩中完全不同。這城堡是很古的，所以很值得一看；牠站在河邊，美麗得很，背後又有高壯的叢山做襯托。

## 第五章 四郡湖

琉森湖又名『四郡湖』(Lake of the Four Cantons) 因爲湖的四周有四個郡邑，曾經聯絡起來，建立瑞士共和國的基礎。到底是那四郡，現在暫且不談。這琉森湖形狀很不規則，四面有許多港灣和湖臂伸入內地去。湖岸的風景非常美麗，如果你站在湖輪的甲板上，便可一覽無餘。湖輪一路上去，風景隨時變遷。時而怒石猙獰突立在湖邊，時而淺坡柔茵，與閃亮的水光相接，山坡上滿是葡萄園和小木屋；遠處則利吉 (Rigi) 與皮拉圖斯 (Pilatus) 兩雪

峯高高聳着，俯視全湖景色。

利吉山是瑞士名山之一。牠的出名並不因為牠的高（因為牠祇有幾千尺高），卻是因為在牠的頂上可以完全望見四周圍美麗的雪峯；牠的頂也有火車直達，很容易上去；所以夏天在琉森湖玩的遊客，成羣結隊的到那頂上去。皮拉圖斯山破裂斷缺處很多，所以步行上去是很不容易。不過造了火車之後，也沒有什麼人爬山了。

傳說皮拉圖斯這個名稱是從耶穌基督的裁判官達廷斯·派雷特（Pour-tins Pilate）的名字上來的。派雷特的靈魂，愁恨痛苦，在世間遊移無定，想找個湖峯來安身。所以每年在一定的時日，他便出現於山頂，滿面愁容的悲傷。後來有一個學者爬上山去，和他的靈魂談話，給他安慰。從此之後派雷特便不出現了。但是當時的瑞士人歷幾百年不敢冒險走近湖濱，因為他們相信看見他的靈魂的，必有很可怕的不幸。

皮拉圖斯是琉森的氣候山，如果牠的頂上很清朗，那末天氣便快要晴了，如果牠頂山戴着雲帽，那末不久便要下雨了。

琉森那是個很美麗很快活的小地方；夏天裏非常熱鬧，因為牠是瑞士旅行的中心。牠的輪船碼頭長而且廣是極好玩的。遊客在上面踱來踱去，看湖船在湖中盪漾，或在沿湖的小店裏買零星小東西。一到晚上，明月便從東方推出來把湖景照得雪亮；湖船都點上燈在平靜的湖面上像箭一般的射來射去，音樂也時時可以聽見。除這四面八方人雜處的湖岸熱鬧之外，隔岸又有遠山可以看見，牠們在月光之下非常雄壯美麗。

琉森分新舊兩部，舊琉森是在壘斯河旁；壘斯河的湍急綠色的河流上橫着刻古畫的老橋。五百年前的古水塔還豎在古城的牆上；我們見了牠們，便記起當時備水禦敵的事。有幾所古屋很雅緻，有古怪的走廊，鐵製的對聯和壁上的圖畫。有幾幅畫，偉大而富有趣味。屋的一偶畫是關於屋主的歷史和

來源的圖畫，又有幾張活人的照片。

琉森最著名的紀念物是「獅」，差不多遊客都要到那裏去拜訪拜訪的。這是一個大石頭，雕成一隻將死的獅子；雕刻人是托爾窩孫(Thorwaldson)。這是紀念在法國大革命時殺死的瑞士衛隊。法國的君王都有一隊瑞士的衛士，當巴黎的推勒里(Furberies)宮在一千七百九十二年八月十日受攻的時候，瑞士衛隊奮勇保護國王，後因寡不敵衆都給他們殺死。

離琉森湖不遠有個『冰河花園』(Glacier Garden)，那裏有許多窩穴(或稱冰磨)，都是石子在水中盤旋磨成的。

琉森的附近多歷史上的遺蹟和奇異的美景，是瑞士神怪故事的中心。牠的岸上聚着使瑞士自由的人；他們打敗奧大利亞的軍隊，脫離奧大利亞的束縛。內中以忒爾(Tell)的名字爲最著。凡到琉森來玩的人總要坐了火車或是輪船去看忒爾斯巴蘭(Tellplatte)和那裏的教堂，又必去看阿爾特多

奧爾托 (Aldorf)，據說忒爾就在這裏射去他兒子頭上的蘋果。可是琉森城裏自有牠自己的英雄，一個年青的英雄。現在讓我們先講忒爾的故事，然後再講這位年青英雄的故事。

## 第六章 威廉忒爾的故事

琉森湖不獨是瑞士美史上的一個大名，並且是瑞士史上更重要的名字；因為牠的岸上有四個城子是瑞士共和國的基礎。

六百年前瑞士是在奧大利亞的君王統治下，受他們百般的凌虐。瑞士人憤恨不堪，決定反抗奧國政府，據說威廉忒爾 (William Tell) 是解放瑞士人自由最先的一人。

瑞士的小孩子沒有不知道威廉忒爾的故事的，因為他是瑞士野史中的一個大英雄。有一天奧大利亞的都統革斯勒 (Gessler) —— 暴虐兇惡的專君——豎一根木頭在阿爾特多 (Aldorf) 的市上 (離琉森湖不遠。) 木柱

的頂上掛着他的帽子，他命令全瑞士人走過這柱腳的時候，必須向帽子鞠躬致敬，表示崇拜奧大利亞的君王。

忒爾走過柱邊，並不鞠躬。他很驕傲的走過柱去，拒絕注意這種無禮的命令。革斯勒大怒，立刻命人把忒爾捉住。

革斯勒知道忒爾是個很精熟的弓手，據說他百發百中從無一失。所以革斯勒教兵士把忒爾的兒子捉來縛在樹上。他的頭上放隻蘋果。革斯勒教忒爾射那小蘋果。如果他拒絕，立刻要把他處死。

忒爾不知所措，只怕射中了他的兒子。後來他拿了兩枝箭放在弦上，瞄準蘋果，撒的一箭，把蘋果平分爲二；於是他和他的兒子都出險了。革斯勒問這個精熟的弓手爲何要拿兩枝箭。起先忒爾不肯說；後來革斯勒允許他赦他，不死，忒爾便說道：『如果我第一枝箭傷害了我的兒子，我就用第二枝箭射穿你的心。』

革斯勒聽了大怒，說道：『忒爾，我雖則已經恕赦你的性命，但是你以後完全要在黑暗裏過日子；我要關你在地穴裏，使你永不能見日光和月光。』

他們把忒爾綁縛好了，放在都督的船裏，向湖的彼岸划去。當船離岸很遠的時候，山上猝然下來一陣暴風大雨，把湖水激盪得汹涌澎湃，大浪接二連三的滾將來。船上的水手知道性命是很危險的了，便立刻去求都督釋放忒爾，教他幫同駕駛；因為他們知道忒爾是個極精熟很能幹的水手。

革斯勒便命鬆忒爾的縛，忒爾把舵導船逃出危險，到一處廣平的石邊靠岸。這地方到現在還叫做忒爾伯蘭脫 (Tollspilatte)。

他把船向石上一衝，拿了弓箭，蹿到岸上，便逃走了。但是他想如果革斯勒一天活着，他的生命便有危險，所以他回轉來躲在樹林深處，伺在革斯勒到他的城堡必經的路上。

後來他聽得馬蹄答答的聲音，探出頭來一看果然是革斯勒騎着馬緩緩

而來。他把箭上了弦，等革斯勒走近來，拉動弦線，射的正中他的心胸。革斯勒知道無救，仰馬翻身，落下馬來。他最後的話是「這是忒爾的箭。」忒爾射死奧大利亞暴君的事，可說是瑞士自由的先聲。

### 第七章 三大名戰

威廉忒爾與革斯勒——瑞士弓手與奧大利亞暴君——的故事，也許有人不信；但是一千三百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瑞士人大勝於摩耳加騰（Morgarten）的大戰蹟，卻是實實在在沒有半點兒疑問的。琉森湖邊的三郡——許衛士（Schwyz）、烏利（Uri）和溫忒發爾登（Unterwalden）（或稱森林郡，因為那裏有很大的樹林）——決定從奧大利亞專制底下去奪回自由來。奧大利亞王也決定用重大的兵力壓迫他們，使他們一蹶不振。

他想這件事是很容易的。他有無數的馬隊和步兵，裝束得都很整齊，操練得又很精熟；他的對手不過是幾個死守鄉土，愛自由願為自由犧牲的農民。

罷了。奧大利亞人只當是一件打獵的把戲頑罷了。他們裝載了許多車子的繩，預備把對手成羣結隊的牽去做俘虜，再把牛羊牽去作戰利品。

瑞士的農民一聽見敵人整隊的來了，便結合起來預備抵抗。他們聚集了一千三百多人，軍器都是粗笨不堪，有的連兵器都沒有，祇拿了一根頭上鑲鐵的木棍。但是天還沒有夜，這些鑲鐵的木棍已飽嘗奧大利亞勇士的血了。

奧王的兄弟利歐破爾得 (Leopold) 親自領了奧王勇士的兵二萬四千人向這些牧羊看牛的鄉下人衝來；兩軍相遇於摩耳加騰的山坡上。那裏有一條狹路，通到山上，狹路的一邊是山嶺，狹路的那一邊是蔚藍色的深水。這狹路的口頭站着這一隊瑞士人，很安靜的等待他們上來。而奧大利亞的兵，鐵甲銀鎗，隊武整齊的向上衝來，他們心裏以為沒有不勝的道理的。

但是當他們上來的時候，瑞士人便放下一大冰塊來——這不是山上的冰雪，是瑞士人自己預備的。他們在事前把大石塊，樹幹等等堆積在狹道的

高處。當奧大利亞人上來時，他們把石塊樹幹都擲下來；牠們在山坡上亂滾亂跳，轟轟如雷鳴，把馬隊打散。有的還打下馬來；馬一見這種情形都驚得什麼似的，所以大隊人馬都混亂起來。

這是瑞士人的好機會，他們果然沒有錯過。他們發一聲喊，衝進這混亂無措的敵人隊裏，拿出刀劍鎗戟和那鑲鐵的木棍，使出平生之力，橫截豎砍，東擊西刺，殺死無數的敵人。

奧大利亞兵想轉身脫逃，但是那裏能夠。他們在狹道上正像落在網裏一樣，捉住是非常的容易。許多奧大利亞兵從馬背上跳下來，想徒步逃去；但是山坡上滑得很，祇有那敏捷的山民穿了有釘的鞋子，能左右自如的奔跑。所以奧兵跳到地上，沒有不滑倒的，所以殺死他們是非常的容易。

這實在不能算是戰爭；這完全是殺戮。奧兵在這裏不曉得殺死多少，還有許多趕到湖中沉死，能脫逃的沒有幾人。利歐破爾得倖得倖逃得性命，但是據

當時看見的人說他好像是死的一般，嚇得如癡如狂。這也許是確實的；因為那塊戰場上浸透了奧大利亞勇士的血，而勇敢的瑞士人祇死了十四個。

起先他們自己也不曉得有這場勝利，後來看見奧兵只是各逃性命纔知道是不錯的；他們都跪在這有名的摩耳加騰戰場上感謝上帝使他們從奧大利亞手裏得到自由。自後直到現在，每年在這紀念日有謝主的慶祝。瑞士的男男女女每年到這神聖的大戰地點來遊玩，以誌紀念這場獲得自由的戰爭。從摩耳加騰一戰之後，湖邊的三郡從沒有失掉牠們的自由。

## 第八章 琉森的小英雄

森林郡既竟打敗奧大利亞獲得自由，琉森郡中的人也開始想脫離奧國的束縛。後來牠加入牠的鄰城，成爲琉森湖邊第四自由城。

奧國人見琉森郡脫離了奧國，勃然大怒，立刻定計去奪回來。奧王派駐在琉森城的奧督洛森巴格的貝力富（*Bailiff of Rothenbourg*）帶領奧兵去攻

城。

五百年前的一天夏季晚上，有一個小孩子名叫彼得（Peter），在琉森湖中洗澡；洗畢穿好衣服，便倒在地上睡熟了。後來被腳步聲音驚醒，他起來一看只見四五個人在岸邊輕手輕足的爬走。

彼得見他們面相兇惡，舉動又尷尬，好像是強盜。他決意跟着他們走去，告知城中守夜的人。他正想立起身來，只見一隊兵士在他身旁走過。這隊兵的隊長穿着盔甲，腰裏掛着戰斧；彼得一見就知道是洛森巴格的貝力富，琉森城的讎敵。他們一頭走一頭低低的講話，但是彼得聽得清清楚楚知道琉森那快要有危險了。

巴力富和他的兵隊走過之後，彼得便躲躲藏藏的跟在他們後面。不久他們已很近琉森郡。水與房屋之間只隔着一條沙土和蘆草。但是忽然之間，這些人都不見了。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好像都幻化了。難道已走入一個

祇有他們曉得的通道麼？

他東望西張，左聽右聽，但是除了黑暗和浪頭打岸激泊之聲外，一點也沒有東西。忽然間他看見一點微光，在離開他不遠的地方。於是他再伏在地上，在沙上爬過去。不久他爬到一個洞口，那洞好像是石中的穴洞，很深很長；他立刻知道他的所在了。這洞是一條秘密的地道，直通城中，在洞的彼端是用爲貯藏的窖，所以人家都不知道。洞口的頂上有一扇機門，機門裏邊有一隻梯子直通洞中。在不知秘密的人看來，只當是一間馬廄。這條地道是一個琉森的賣國賊開的。這賣國賊現在正在洞裏和奧兵在一起。他的姓名是冉得馬爾脫斯（Jean de Malteris）。

彼得匍伏爬進洞中，聽見有人在那裏講話；他仔細一聽，知道正是那賣國賊冉得馬爾脫斯。他正在指導奧兵如何去劫城；彼得想要聽清他的計劃，所以一步一步的走近去。他聽到他們在天亮之前要屠殺全城。

忽然間有人在他後面走來，他這一驚把心都吊到口裏。他轉身想逃，但是已經太遲了。一隻巨手把他捉住，提到燈光前來——奧兵就在那裏聚談。

「奸細！奸細！」捉住他的人這樣叫道。奧兵都拔出劍來，預備把他剝成泥醬；但是他們一見是個小孩子，便停住手。可是再得馬爾脫斯一見，怒得直跳起來。

「你怎樣會到這裏來的？」他叫道。

「我睡在湖岸上，」彼得這樣回答，「給你們腳步聲音驚醒，我就跟你們到這裏來。」

「我不相信，」賣國賊粗聲的說，「有人差你到這裏來偵視我們的。誰差你來的？」

「沒有人，」彼此回答說，「我又不騙你。」

「你騙我們，」再得馬爾脫斯又叫道，「快告訴我誰差你來的！他一手抓住

彼得的肩頭，壓他跪下；又說道：『現在我限你兩分鐘；你不說就要你死。』

兩分鐘條忽就過，但是彼得一個字也不說。他默默想着父母和家邦的燃眉的危險，但是他始終不開口。

『他一定要死。』再得馬爾脫斯這樣說。

但是奧兵中間有幾個不贊成。

『不，不，』他們這樣說；『小孩子的血是無罪的血。如果我們在做這件大事以前而先見無罪的血是極不利於我們的。教他宣誓永遠不對活人道半個字，讓他去罷。』

後來固然照他們所說的做去；彼得便很鄭重的立誓凡他所聽見看見的決不對活人道半個字。

他一得自由，就使盡他兩隻小腿的力如飛的跑回家來。他一口氣跑到廳上，他的父親和別的人正在商議這件事情。他站在門口不曉得怎樣做纔好。

但是他必須做一點事，否則藏在地洞裏的兵乘全城安睡的時候進來殺戮全城愛自由的人民。他們預定的時間是夜半。

忽然間一個計策跑到他腦子裏來，他便照着做去。彼得跨進廳門，大腳步向廳中極大的磁爐走去。

『喔，火爐，』彼得說道，『我今天晚上看見很奇怪很可怕的事情，但是我能對活人講的。所以，火爐，我對你講。』

當廳裏的人看這孩子走向火爐去，心裏都充滿了驚奇。後來又向火爐講話，他們更加莫明其妙，以爲他發了狂了。但是後來他們一聽他所講的，纔明白過來。他們知道他的話是真的，所以立刻各自飛跑回去，戴盔穿甲，準備禦敵。

半夜一到，奧兵便攻進來了。那時城裏都醒着，一隊愛國的兵士整隊排着等待殺敵。這場戰事真正可怕，街道上死了許多人。結果奧兵大敗，琉森大獲

全勝從此之後奧大利亞永不敢窺伺琉森。這位小孩子救出全城的性命，又使琉森得享自由之福。

## 第九章 索琉人焚刻爾里的亞諾爾德

琉森湖畔四郡奪回自由之後，瑞士人和奧大利亞人歷許多年數仍是繼續不斷的時時有戰事。奧王始終不忘記兩次戰事上吃的虧，所以不時來攻打瑞士城堡，想要責罰這些頑固不化愛自由如性命的瑞士人。

這裏是一個索琉（Soleure）古城的故事——足以表示瑞士人為獨立而戰的高尚精神。有一次利歐破爾得領兵圍攻索琉城於阿爾河（River Aar）邊。他想不久就可以破城，因為城中瑞士總督的兒子已給利歐破爾得捉住在營裏。利歐破爾得恐嚇總督說，如果他不交出城來，他要把總督的兒子殺死。但是他們父子毫不動心，兩軍照舊的相持着。

後來利歐破爾得造一頂大橋跨河直達城中。橋上駐一隊勇壯的兵，阻止

糧食的運輸，使他們因乏食自亂。

但是這項橋造得不很堅固；有一天橋上站了許多奧國兵，橋樑吃不住，就坍下來，橋上的人都落在河裏。你想瑞士人看讎敵一個個無救的沉死，喜歡不喜歡？他們都奮勇的跳下河去，把奧兵一個個拖上岸來。他們忘記所救的是他們的讎敵；他們眼光中只見他們的同類有滅頂之禍。瑞士人請被救的奧兵進城去休息，給他們酒飯吃，再送他們回營來，並不索一文的報酬。

利歐破爾得見他們這樣勇敢，這樣高尚，心裏佩服敬仰到極地；他帶了三十個武士跑到城門邊去叫門，情願做他們的朋友，他送這城一面紀念旗，訂立和約，引兵去了。於是索琉得免戰事的蹂躪。

此外又有一場有名的戰事——一千三百八十六年的森帕哈 (Sempach) 之戰。焚刻爾里的亞諾爾特 (Arnold of Winkelried)，就在這戰事裏出名；瑞士的歌裏和故事裏常常有他的名字。利歐破爾得有一次又來打瑞士人，圍

攻沮利克 (Nirich) 城他領了一隊盔甲整齊肩負長槍的精兵，向瑞士蔽天蓋地的攻來。而瑞士的兵在這麼大的奧兵面前真是少得不盈一握，但是他們個個精神充足與奧兵相遇於森帕哈 (Sempach)。

臨戰的一天奧兵都棄馬於陣後。大概他們還記得摩爾加騰之戰，知道馬戰是不利的。但是他們鞋子都有長的尖頭，因為這是當時通行的時式，奔跑的時候很不便利。所以他們走到一個地方——因此叫做『尖頭場』 (Peak meadows) ——把鞋尖割去，再上去攻打。

他們肩擦肩的鐵牆般的站着，手裏都拿了長槍，衝向瑞士人的隊裏去。起先這些勇敢的山民頗不順利；六十個瑞士人死了，奧兵一個也沒有傷。他們實在衝不進這槍刺的鐵牆。

焚克爾里的亞諾爾特於是跳出來叫道：『朋友，我來替你們開路；你們替我看管我的妻子和小孩子！』他說完話，便張着兩臂向槍林中跳去，使槍尖

都集在他身。於是鐵牆上分開一條路來，敏捷的瑞士人便奔進去衝動他們的陣線。

現在他們占了便宜了；一陣刀劍鐵槍亂打亂砍，路也漸漸大了，奧兵支持不住，紛紛向後退去。利歐破爾得在前敵督戰，因之亦被殺死；瑞士人於是又打了勝仗，而焚克爾里的亞諾爾特的大名永垂千古。

「給自由開路！」他叫道，

「給自由開路！他死了。」

### 第十章 冰雪墮（二）

瑞士亞爾卑中間每到冬天有許多危險，譬如大風雪能將山民淹沒山穴蔽塞——行人一不小心便落進裏邊去；但是最大的危險是可怕的冰雪塊的下墮。

有時運氣好雪塊剛好落在空谷裏，等到春天一到便融化了；但是有時滑

過山路和居民稠密的山坡，把人——有時全鎮——壓沒，財產損失之大自然不必說了。

冰雪下墮的次數每冬都不相同。如果早雪很少晚雪很多，那末冬天雪塊下墮，次數必定很多。理由是在高坡上薄薄的早雪，因受陽光的融化和厚霜的應響，上層結成滑硬的冰衣。當大的晚雪降下來的時候，新雪便在舊雪上堆積至五六尺深以上；但是這層新雪在光滑的舊雪上著不住根，等到分量過重，就滑了下來。牠在山坡上漸漸增加速度，把路上所有的障礙都掃除淨盡。

墮下來的冰雪塊不是一個樣的，瑞士人把牠們分成幾類。有一種塵雪塊，是冰雪塊中最可怕的一種。這塵雪塊是由鬆的新雪組成，被旋風所捲起來的。暴風把山坡上整個雪塊都吹了起來，順着風力猛烈的向山下滾，把所有的障礙削平，把樹木，居屋，人和獸都掃去。這雪很精緻又很堅硬，把帶去的東

西四圍都結了很光很硬的冰猶如大理石。

有一個人曾經遭遇這可怕的事幸而逃出性命；他把當時所感覺的講給我聽。他說有一次冰雪下來剛要停滯的時候把他捲去，先把他的腳裹住，漸漸上升把他的兩臂縛牢在肋骨上，雪塊直到喉頭，幸而不再升上去了。露出在雪外的祇有他的頭，所以還能呼吸；但是雪塊愈積愈硬，他只覺肺已不能伸張。他正在喪失知覺的時候，救他的同伴到了。他們把喉邊的雪塊先斫去，趕忙去救遭罹同禍的人；此時他雖則仍能呼吸，但是他的手足還是縛得緊緊的不能動彈。

冰雪主要的一種是叫做掃盪冰雪 (stroke avalanche)；牠是由大塊冰雪滑溜而成。牠所經過的地方都削成光地；路上碰到的東西都捲入雪塊中間。經過樹林之後，便剩下幾個樹根頭，表示這裏是已蒙冰雪光顧過了。所帶去的松林增加冰雪塊的重量不少。牠經過路邊，牆頭電桿都不見了。牠經過村

莊，村莊就沒有了。最後牠發雷一般的響聲，表示牠已到了破壞和死的時期，倒在深廣的空谷裏把全谷都填滿，或作波浪的皺紋流入山谷內去。

有時候這種滑溜的冰雪帶下了大塊的泥土和石子，所以不復是雪白美麗的，而是齷齪難看的；雪中捲着的樹木因受大石子的磨擦，碎成片片的揉和在雪裏，這是地冰雪。

這類滑溜的冰雪不及旋風捲下來的那末快。所以聽見了落下來的響聲，立刻逃走，雖財產不能保全，性命卻還可無慮。

有一次村莊上的人看見一塊大冰雪準對着他們降下來。他們立刻飛奔到教堂亂打堂鐘。鄰近的居民聽見了都飛奔出門外。不久只見大塊的冰雪暴吼般向他們掃來。牠跳到村裏，打在教堂的牆上，牆自然紛紛碎了；但是這樣一來，冰雪便停滯在這村裏了。

許多房屋淹沒在雪裏，又有許多房屋打得粉碎。逃出的村民點名一算不

見了四人——三個女人一個八十歲的老人。內中一個女人幸而躲在搗毀的廚房的竈後，給他們找見，得救未死。第二個埋在馬廐裏。墾出來的時候，還是活的，第三個也躲在馬廐裏，被人墾出來的。那老人還睡在牀上，雪在屋頂上堆得很高，他還不知道，奇怪何以這夜這樣之長；直到後來救他的人把他從窗裏拖出來，他纔知道冰雪來過了。

但是其餘的村莊都不能這樣倖免的。有時冰雪來的時候，正在夜裏，也沒有什麼預兆；那末葬在冰雪中的人，直到春天冰雪融解的時候纔發掘出來。還有一種小的冰雪，凡在尖峭的山坡上都有，名叫「雪跌」(snow-falls)。一塊很小的雪慢慢的在山坡上滑下，漸漸的展開來像一柄扇子，直到平地纔止。這似乎很小的事情，但是異常的危險。牠一路滑下來，一面漸漸加高；如果遇到一個人，牠便把他的兩足縛住，使他滑倒帶他下山來。假使他不能把頭伸出雪面，往往雪塊沒有溜到山腳下，人已是死了。這樣小的冰塊能傷害一

條人命，所以他們的格言說：『一桶的雪也能害死一個人的。』

大塊的冰雪停滯的時候，牠的大重量往往使雪壓得很緊。有時大路埋在五十或六十英尺的硬雪中；爲交通便利起見，不得不在雪面上掘一條通道使雪車可以通行。牠們是用斧和鏟鑿成的，牠們的牆壁很少有傾倒的危險。在雪中開路和在石上鑿洞差不多。你若以手指在這壓緊的雪一撥，決不能留什麼痕跡；就是用斧頭來砍那紋路和鑿子在大理石上鑿一樣。所以這個工作是很難的。並且雪中的樹木還須用鋸子鋸斷，冰塊砍碎，石子拿出。

## 第十一章 冰雪墮(二)

關於從冰雪中逃生的事有許多奇怪的故事——不獨講人們逃得湊巧，並且講人們埋在雪裏而不死的奇情。有一個少年人正在山路上行走；當他抬起頭來，只見一塊冰雪向他奔來。他立刻跑到大石背後躲避；石頭的那端一株樹倒了。冰雪從他頭上掠過就停滯在那裏，把他葬在樹與石間的空洞

內。他的朋友們找尋他的時候，掘了一百零三個鐘頭纔見他。他已凍得話都不能講，但是還沒有死。

有一個故事講雪中死了復活的故事。有一個人離家很遠，不幸被「雪跌」埋死。他們把他掘出來之後相信他已是死了；所以他們預備替他埋葬。剛巧死人的本村裏來了一個人，他們於是教他帶屍首回村去。

這個人粗暴魯莽得很，他把屍首並不放在雪車裏，卻用一根繩把他繫在雪車的後面，繩的那端縛住屍首的足踝。他結束定當，便向前去了；那屍首在雪面上很平伏地盪着。他還沒到半路，天色已晚了；他便停住在客店門口，預備歇一夜明天再走。他把繩子解去，想把屍首放在馬廐裏，但是那屍首蠕蠕動了！

他們於是立刻把繩子解下，抬入和暖的房間裏，不久便醒過來又活了許多年。他的生命全由粗暴的行爲而來。如果他的鄉鄰和善一點，把他平平穩穩

穩的放在雪車上，只怕就沒有復活的希望。現在那屍身在雪上摩擦震激，使已凍的血，重復運行起來，所以就活轉來了。

有一個故事瑞士人常常聚在火爐旁邊講的；有一次一個母親和她的幾個小孩子活葬在冰雪堆中的茅屋裏。他們用盡方法想逃出這個幽禁，但是都沒有用。到後來屋子裏的食物都吃完了；飢餓準對着他們睜睜直視。在這樣可怕的情形之下母親決定犧牲一人以保全其餘的性命。

她叫攏她的孩子們，做一個禱告，於是抽籤決定。不幸最小的女兒抽得。這勇敢的小女兒就跪下來，聲稱情願犧牲自己，救活全家。正在這個當兒，只聽得煙囪裏發出一個很大的聲音來，接着一隻羚羊從煙囪裏落到壁爐前面。於是全家都得救。這羚羊不獨治了他們的飢餓，并且替他們打一條通道，讓他們脫離這幽禁的危險。

這裏又有一個奇怪的脫險；不過這種冰雪以前還沒有講過。冰雪下降之

前總有一陣大風；有時牠能把人馬，雪車吹起來在空中旋轉，好像是秋風裏的落葉。有一天一個女人因爲走得遲了，獨自一個到教堂去；忽然冰雪的大風來了，立刻把她吹到空中，飛到一株松樹的頂端。她便拼命的抱住樹枝，大風就過去了。她的朋友從教堂裏回來的時候，看見她抱住在松樹頂端，於是設法把她救下來。

還有一次一輛雪車雙馬拖着緩緩的在路上行走。忽然間對面的山狹裏冰雪降下來了；雖則不會壓到路上來，但是那陣風使車馬離開了道路落入深雪的當中；要拿牠們出來，真是很不容易呢。

但是站在冰雪的暴風裏的人都沒有這樣幸運。沒有幾年以前一個人坐着一輛駕馬的雪車在山路上走，忽然冰雪的暴風來了，把他帶馬連車都捲了起來，吹到有二百碼高；等到落下來，人馬都死了，車子直橫在屍旁。韁繩在空中吹得像絲帶一般飛舞。

## 第十二章 冬天的瑞士道上

在高坡上的雪道，普通都很狹隘，所以通常用很小很低的雪車，用一匹馬拖着。這雪車是一隻箱子，形像娛樂的迴旋車上的一輛車子。旅行的人藏在車中，把上面用鉸鏈釘好的蓋蓋好。坐在車上的人半身車內，半身露在車外。當雪車傾覆時——這是常有的事——車身便寂靜的倒在一邊，車子裏的人都落了出來。車蓋既很容易移動，所以旅客脫離車子是不難的。

駕車的人站在乘客後面，韁繩經過乘客的肩頭，牠沒有彈簧，所以一路行去頗震得很利害。這些乘人的車子不載行李的。客車後面又有一匹馬，拖着有輪子的行李車。這車上沒有駕車的人，所以時時傾覆。在冬天旅行最平安是依着標杆，因為駕車的馬從此站到那站，一寸一尺的地牠都熟識。

在一千八百八十七至一千八百八十八年的冬天，我（作者自稱）離開了

達服斯（Davos）帶了我的女兒往意大利去。我們在四月五日的早上六點

鐘出發，那時天氣清朗，寒光四溢。這條路上因為車子走得多了，多穴孔和轍痕，所以車子一路上跳躍，碰撞，顛沛，傾側得真正利害，沒有經過的人，決不能知其萬一。走不到五哩路，行李車連傾了三次。後來走到一處地方，兩點鐘前曾有冰雪落下來，牠把道路鏟去，堆積了許多雪塊和齷齪的零星東西。我們於是跑下車來徒步過去。那幾匹馬經馬夫竭力引導，纔把雪車拖過那高低不平危險萬分的山坡，到在二十碼下面的河牀。

我們到木黑倫(Mithlen)天色已晚了，我們決不定還是向飄飄忽忽的雪中行去呢，還是停止在這裏。但是一個人旅行總喜歡早早到目的地，並且我們必須在雪積得很厚前經過朱里道(Julier Pass)。所以我們雇了新鮮的馬在夕光中再向前進。後來夜色漸漸增厚了，我們在崎嶇不平的道上顛簸的奔着，向斯脫拉(Sella)而去。忽然間想像停止了，馬跪了下來，我們在車裏面向地的跌了一交，駕車的人也在後面落了下來。

在斯脫拉我們又有休息的機會。但是那同樣的衝動趕我們復上遊道。雪片紛紛的飄蕩，寒風冽冽的悲號，我們在車上惚然若向神秘的雪道而去，精神亦因之煥發起來。現在夜已把黑幕完全罩住大地了；我們走了一兩點鐘，祇有一尺寬闊的雪路，轉彎抹角既不能見，又不能感覺；探幽窮曲向平潔無痕的荒地而去；那飛舞的雪片碰在面上猶如釘一般的刺痛。

最後到了一個寺院，我們又有機會在這裏宿過一夜明天再走，這寺是用粗石造成；此時寺裏聚着許多歡迎我們的車夫，掌着一隻半明半滅的燈。屋頂上堆滿了雪；沿着大理石的屋簷，積着波浪式的雪，非常好看。這些喧囂的車夫好像從地窖裏鑽出來，因為他們必須爬上六尺深的雪纔達雪面。他們站在門口，穿着檻褸的衣服活像野熊；那飛揚迴旋的雪片棲滿在他們長髮的頭上。

留在這裏和這些同伴住一夜，我並不反對的。并且我知我的女兒也肯的。

我們的牀雖不能暖熱，但是決不至於潮濕。山頂上的冬天就有這點好處——濕氣一點也沒有。又山村野民除去粗暴鹵莽之外都是老誠的君子。但是心中急於進行，又怕雪深難走，要留住在這裏幾天之久，所以立命換了新馬再向前進。

我喜歡這個新的馬。牠是個瘦長棕色的；我以為陷入深雪的時候，他一定要極不耐煩。殊不知大不然，他每逢轉彎抹角的時候，異常精熟，後邊行李車又有一馬，但是沒有馬夫，祇好隨牠自己走去。牠竭力的跟在我們車子的後面，緊緊的不離咫尺。我此時一意的要和女兒平安的到昔爾維普來那 (Saplar) 所以行李並不放在心上。

從寺院向下溜時的印象真是異常嚴厲異常深刻。離開了這暖和的馬廄裏的燈光，便入夢鄉裏的半明的黑暗——雪片隨着風向急促的飄來好像一重薄霧。

路上隨地可以看見黑樁和電桿的頂頭露出在雪外。有幾處簡直完全埋沒。這種電桿有三十英尺高，雪深幾何也可由此揣測了。車子走過的痕跡也完全看不出來，因為新雪和暴風帶來的冰塊把牠罩滿了。

在朱里的冬路是條橫過曲折的夏路的直道。夏路上有許多橋梁，柵欄，雉堞，下面都有三十英尺深。有一處地方竟看不見一點路線，馬夫低低的對我們說道：『我們現在要依賴那馬了，假使牠一走錯，我們就沒得命了。』他說着把韁繩放在肩上；馬便開始摸索，聞嗅道路。他前足每走一步必停止，伸鼻聞地；有時許多時候動也不動，忽然跳起來跑了幾步；於是又停了，很小心的走着，好像很疑懼似的；這樣子牠一步一步的奔跑。

雪車上的鈴因怕冰雪在寺院時已把牠拿下；牠們玎璫的聲音和馬鞭的揪打聲在這種天氣足使「雪跌」滑溜下來。後面行李車上的馬很全神的跟在我們坐的雪車後面。所以我們一聲不響的下山來。直到完全黑暗的幽谷

裏。我們所能聽見的唯有冷風的呼嘯聲和電線所發的可怕音樂。凡不埋在雪中的電線，我們可以用手指觸牠們，只覺一陣銳利的金屬的震顫好像是死神的聲音。有時我們走上一塊冰雪，那末完全是一塊平曠之地，寂靜無聲，冰雪探和的東西都已敗壞不全；道路因柔軟的花草而變爲平坦。我們在車中前伏後仰的動，就知道在爬極險峻的山坡，或在降落至極崎嶇的山路。

在冰雪最高點頭昏目眩的時候，忽然頭上的雲塊破裂開來，在這塊小孔裏露出北斗的星光。這小小的星光雖然微細，但是足夠把這塊荒涼的地方顯露出來，車子的左右兩邊的山穴照耀得異常清楚。呀！我們的路好狹好高呀，正像一條細線。如果一不小心，向左或向右一側，那就要落入這光平深厚的雪海中，在這樣黑暗的夜裏，萬萬沒有希望爬出來。

可是這兩匹勇壯的馬還是不斷的向前進行。北斗星轉瞬之間又被黑雲吞去了。風吹得真兇猛，好像要把我們揪出車來似的；但是我們很小心的

步一步下去復到那冬天的道上。不一會黑蓬蓬的松樹在峭壁上顯露出來。勇敢呀！我們不久就可以到蔭蔽裏了。但是吾這句話還沒說完，一陣旋風過處，雪片打堆積塊的撲向面來，而電線便極憤恨的叫道：『走開走開！埋葬你們在地裏好像我們一樣！那使我們唱哀歌的風，要加雪冠在你們頭上！』

但是我們的命運沒有這樣壞；因為走過了第二個冰雪塊——冰雪的牆豎在兩邊時時和雪車碰撞——我們轉了幾個銳角式的彎，便見前頭有幾點燈光，原來我們已經走到了昔爾維普來那（Sivaplana）街旅館的對門了。我們在那不平，斷裂，危險，無跡的路上，足足行了十四個鐘頭，現在得到遲延的晚餐，暖和的牀褥，自然歡喜不盡。在朱里這樣行了一夜，我一點也沒有覺得露天的寒冰。但是實際上我們並沒有想到這個，也沒有感覺到難受。我們身上當然滿蓋着雪，並且有時風大，運氣都喘不過來。但是穿了很多衣服，加之空氣乾燥，所以一點也不覺得冷。

## 第十三章 登山(二)

登瑞士的山，最容易的是在低山坡上行走。在盤旋曲折的山路上閒步所看見的景緻簡直是美極了；我們跨過那廣闊的草地，穿過松林，向上直達雪線。現在我們纔上旅行的真工作了。

我們腳下最先遇到的冰往往是冰河；牠抬着牠闊的鼻子向山下流來。冰河是什麼東西呢？牠是冰做成的河，緩緩的流至山腳下。在高坡上積得很厚的大雪塊，在夏天的時候並不融解，而變成冰田，牠積得很厚的時候加之重雪壓在上面，便緩緩的向下移動，這就叫做冰河。

牠的行動很慢，但是很穩固；牠一走到山下的暖和空氣裏，和炎烈的日光底下，便漸漸的融化。但是冰河的本體卻不能這樣容易便就消滅。牠的面上雖因融解而成許多小湖沼和河流，但是牠的大體還是不變的站着，有時牠還竄入田場裏——一面是綠色的田場，一面是寒冷的冰塊。

冰河的面上是很有趣味的，但是好奇心不要太過分，忘記了許多的危險。內中最危險的是墮落到裂隙裏去。這些裂隙深淺不等，有的僅一條細縫，有的大如陷坑。

這些陷坑都由冰河行動而成。這大的冰河緩緩的在不平的地面上流動時，發出一種極可怕的爆裂聲，響得好像雷鳴。牠沿路下來依着河牀改變形狀。往往爆動一次，生一條裂縫；冰河行動愈久，裂縫也漸漸增大加深，到後來竟成無底深潭，邊緣都尖峭如壁，遊玩的人一不留意便要掉落在這可怕的陷阱裏。

你們一定要說沒有人這樣傻會跑到這大洞裏去的。如果他們看得見裂縫，當然不會跑去，但是往往他們看不見這些裂縫。一陣風雪足把七高八低的冰河蓋成一片白色，裂縫的口頭罩着一層極薄的雪幕。如果爬山的人不用他的手杖來試雪的虛實，勇往的向前亂走，勢必踏在這層薄幕上，穿破雪

幕就一個翻身落入深潭裏去。

落入裂縫裏而傷失生命的不可勝計。有時他的屍首立時發見，有時隔了許久還是找不到。據說有一次一雙新婚夫婦來瑞士鄉村度蜜月。那新郎爬山的時候，一不留意落入裂縫裏；他的屍身也沒有找到。

於是請科學家把冰河的深度測量清楚，據科學家說這屍身至少要等二十年纔能出冰河。時間忽忽過去，不覺已到年限了；這位新娘那時已過中年，特爲來到瑞士，等發見她久失的丈夫的屍身。春天一到，雪便開始融解，屍身也就發現出來。牠裹在冰裏，保藏得很好，所以一點沒有腐爛。牠在冰中漸漸向下沉落，同時冰河也一點一點融解，所以到後來牠便離開了冰塊。

裂縫的邊緣是非常好看的——尤其是在太陽光照耀的時候。冰上現出極美麗的淺藍色，翠嫩秀豔得看不疲倦；但是如果用手杖把好看的冰塊擊下，你就知道他美麗的顏色是從光線位置上來的，因爲執在你手裏的無



川冰的谷山入侵

非是平常的無色的堅冰罷了。

如果裂縫裏充滿了水，那末蔚藍的顏色更深更好看。有時裂縫一部分被白雪罩住，所以日光祇能從一二小孔裏射進去。這樣便成了一個可愛的仙洞了，藍色的深潭罩着白而發亮的屋頂——精雅美麗到極頂了。

穿過冰河面上的小河是很有深厚的興趣的。你先看見點滴般的水在一堆雪旁流着，你跟着牠走，便可以找見別的小流，流來匯在一處，好像樹葉上的脈絡；這條小河便漸漸張大起來，沿路又匯集許多小流，集成一條小川在冰河面上流動。這又是一種美景；因為冰牀是深藍色的，透明如玻璃，而水的兩岸是純白的雪，在陽光裏閃出白的耀光來。在藍色的上面和白色的中間跳着很快很閃亮的晶水。

但是這潔淨的水在日光中不能跳得長久。你跟着水走，不久便可以聽見隆隆的悅耳的重音。流水便在此處一衝——不見了。你急急的跑過去一看，

只見一個大的圓洞，水即靜睡在這裏面。這是冰河中的豎坑，已被水剝蝕至石牀的地方。所有冰河上流來的水都聚在這裏；等到滿過冰塊，便流出來成一條冰河中的河流。但是這水已不潔淨了。牠裏面充滿着冰河剝蝕下來的泥土，所以在山坡上流時已是混濁而齷齪了。

到處還可以找見『冰河臺』——大而平的石板，高高的站在冰河上面，好像擱在冰柱上的高臺。牠們的成因是：一塊大的大理石落在冰河上面，把石下的冰雪隔絕日光。石的四週的冰，雪因受得着日光漸漸的融化了，惟獨石下的冰因受不到日光融得很慢，沒有多麼變動。所以到了一個時候，祇有這塊大石高聳在冰河上。但是到後來那冰做的石基融去很多，不夠支持這塊大石頭，冰就破裂，大石便倒下來，停在冰河的面，又把冰的一部分隔斷陽光；所以不久又高聳在冰河上。

但是冰河上的積石不僅是「冰河臺」一種。有幾處地方堆着很多的亂石

——通稱「堆石」(Moraines)。冰河從山上流下來的時候，把許多石塊，石子，沙礫和泥土捲在一起，堆在冰河面上或牠的兩旁。大冰河的堆石往往聚成極大的一堆，闊一千英尺，高一百英尺。

這種山頂的括擦搗磨究有什麼益處呢？對於地下的世界——農人的畜類的收穫和耕種的世界——是有很大益處的。磨般的冰河把泥土磨細，冰河裏的水流把牠們沖下來，在山腳下積成新的田場，久用欠肥的泥土也因而得到許多新的能力。

#### 第十四章 登山(二)

我們講了半天的冰河，不覺已跑到大而白的山峯邊了，正要預備爬上去。我們很當心的走過冰河向高高在上寬闊光平的雪田而去——這是上昇的第一步。

爬山的人一共五人——兩個客人三個嚮導。瑞士的嚮導是很出名的，如

果沒有他的幫助，有許多地方普通的爬山人差不多是不可能的。在高大的山峯，即是最會爬山的人也須雇個嚮導，因為那裏有許多危險，外客是不能知道的；惟有嚮導能隨時指出教他們避免危險。勇敢強壯忍耐的瑞士嚮導，常常領一個極不會爬山的人到高峯的極頂；他差不多完全把他拖扯上來的。隨你道路怎樣曲折，風雪怎樣利害，他永不會迷失道路走頭無路的；他有一種特別的樣子，遇險不驚，遇難不畏，總是勇往忍耐的直往前去。

每一個爬山的人手裏拿柄冰斧。這是一根極堅固的手杖，長五六英尺，底頭有鐵刺，以防在冰上或石上滑溜；頭上裝着一柄小斧。這柄斧是在尖峭的山坡上鑿洞用的，因為不這樣普通的腳要站不住。爬山的人的鞋子底下都釘着堅強銳利的釘以防滑溜；又帶了一雙鐵鞋，預備在雪面上行走。鐵鞋是一種鐵做的架子，下面裝着六個尖鐵刺。用時把牠縛在靴下用堅牢的皮帶繫住在足踝上。這些鐵刺是成對的——二個在足跟下，二個在跗下，還有兩

個在前面。有了牠們的幫助。爬山的人可以很容易的在滑的冰上或光的石上行走。

每一個嚮導的背上負了一個堅強的麻布袋，裏面藏食物和一切應用的東西。還備一團極牢的繩，預備行走危險的地方的時候把爬山的人都縛在一起。

我們跨過了無險不險的冰河，便開始上昇了。我們先在新落下來的雪上踏走——這是一件極疲倦的工作，但是毫無困難，也無危險。

這樣子向上爬，要歷幾點鐘之久。於是在前的嚮導指出在峭壁上的黑點。嚮導說道：『這是草屋。』爬山的人聽了都急急向這休息的地方去。

這草屋是什麼呢？難道有人住在雪線和山頂的中間麼？不是的，但凡大的山峯上都造着草屋，預備爬山人半途休息。大的山一天是爬不完的。第一天他們歇在草屋或牧人的小屋中過一夜。這些屋子都造得非常堅固，山頂的

大風雪來也不能把牠怎樣。次日天亮動身就可以直趕到頂頭。

爬山的人到了小屋，天色已漸漸晚了。他們抽去門門——永不鎖的——進去。裏面空無一物。他們於是佈置起來。今天山峯上沒有別的爬山的人。嚮導人立刻生起火來預備晚餐。晚餐吃過之後，便睡幾個鐘頭，因為明天早晨兩點鐘就要上路的。

嚮導的頭領一點半就起來叫醒別人；咖啡煮熟，就吃早飯。於是跨出門來在酷冷的阿爾品夜裏行走，閃亮的星掛在綠絨色的天幕上。我們第一件須做的是把繩子縛住，因為上山的路難行而且危險。那繩縛得很當心，逢結總打了又打，因為他們的性命全在這條繩上。嚮導的頭領最先走，後面跟着一個遊客，其次又是一個嚮導，後面又跟着一個遊客；末尾是另一個嚮導。人與人間的繩約長十二英尺。每人手裏執柄冰斧；五人在冰天雪地上行走，好像五點黑子用一個黑線穿着；嚮導頭領一發命令，五人便開始離開小屋向山

頂而去。

當天剛剛發白的時候，他們正在雪上行走；天一點一點的亮起來，我們便停止看這華麗的日出在阿爾卑斯羣山之中——幾千個山峯都在日光中映出玫瑰紅的顏色來。

一路行來路線總算都看得清楚；可是現在要經過一條雪脊了，牠的兩邊都是極可怕的深潭。這雪脊很狹，如果他的頭不很穩定，決不敢冒險走過去，因為一看見那麼深，頭昏得立刻要站不住。

『塔，塔，塔，塔！』嚮導的頭領在那裏開路了。他掘了一洞又一洞，所以進行很慢，每一次祇許一個人移動，從一個洞跨到那個洞，其餘的人都預備滑溜時把繩牽住。後來雪脊走過了，便到一塊大雪田，正在雪脊的下面。雪脊上聚着許多雪積 (Serac) ——大塊的冰雪擱在很不穩固的地方。在這裏嚮導的頭領轉過身來把兩個指頭並放在嘴邊。後邊的人都知道他的意思。不許

說一句話，也不許有半點聲音。一聲喊——或是一吹口號——這些大冰雪也許會因震撼而倒下來，把爬山的人捲在裏面，直衝下山去。

我們經過這個又到一個冰河——新的——沒有剛纔所見的那麼大，但是有很大的裂隙，所以行走時要非常當心。這裏我們損失許多時間，因為必須繞着裂隙而行。後來我們遇到了一個大的裂隙，把左右二路都塞住，不能再繞了，不過附近有一個雪脊橫過這個裂隙。嚮導的頭領用冰斧試試，踏上一腳看他牢固不牢固，於是決定走這條路過去。

### 第十五章 登山(三)

嚮導的頭領很仔細的向前行去，第二人跟在後面。忽然之間頭領喊了一聲很響的警告，他腳底下的雪脊沉了下去。那時兩人在雪脊上，三人在裂隙的邊緣上，還沒有跨到脊上。後面三人聽到這聲警告懂得他的意思，立刻用盡全身重量氣力向後仰倒，把斧都舉在前面幫助這奪獲生命的奮鬥。他們

剛剛預備好，震撼便來了。雪脊立刻在旋風中掃去了，在脊上的兩個同伴一個翻身便不見了。

繫在身上的繩子緊張的時候，真正可怕呀。你想拉得住麼？如果繩子一斷，可憐他們的同伴就要埋身在雪中了。阿爾卑斯山上多增了兩個冤鬼。呀，繩子緊張得結結實實。總算拉住了；他們的同伴吊在深潭中搖擺。他們都不說一句話。那時氣力都用在繩上要說話也不能。上面的三個人咬着牙齒拖住。這樣過了幾秒鐘，又聽得「塔！塔！塔！」的聲音，從深潭裏傳出來。他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原來那嚮導的領頭在繩的末端擺盪，一手拿着冰斧在冰牆上刻步級。不多一會，他們覺得繩子鬆起來，那頭領使用冷酷莊重的聲音叫他們拖上去。

他們很仔細的一尺一尺向上拉，不久遊客的頭出現於裂縫的口。他用冰斧幫助自己，滾過邊緣，也仰着身子幫助在上的三個人；於是四人把嚮導頭

領拖上，好像拖個小孩子一般。他上來時很安靜的笑着，相互道謝了這次危險的得救。如果當時三個人在雪脊上，那上面兩個一定站不住足，只怕要同歸於盡了。

他們休息了一會，起來找個好一些的渡處；後來固然尋到一條厚一點的雪脊在狹一些的裂縫上。現在他們很當心把腰間的繩索解了，每次祇許一人過去；過去的人腰間束着繩，他的同伴們都準備着預備他落下去。可是這雪脊很堅固，並不落下去，所以他們走過雪脊時都很平安。

過了這條冰河，便是一大塊斜坡的軟雪脊，他們在這上面很吃苦的爬上去。嚮導的頭領最先達到脊頂，他忽然發出極不滿意的呻吟聲。別的人聽了，立即趕到他旁邊去；沒有經驗的人一定要奇怪這是什麼道理。嚮導的頭領手指遠處的山坡上——那裏好像有點白煙。

『這是大風雪，』嚮導的頭領這樣說，『而這風準對着我們吹來。』

遊客們問道：『好久呢？』

『誰能知道？』嚮導的頭領這樣回答。

『好，』他們說，『我們已經走了很多路了。讓我們走上去罷。也許馬上會停的。』

嚮導的人很快的向四面一看，把路線都記在心裏，因為隔一會要看東西是不可能了，大風雪到得異常的快。這一團盤旋的煙直向他們衝來，把雪脊封塞起來。原來這不是煙是一團飛舞稠密的雪片霧。不多一會他們完全被包圍在眼都張不開的雪花裏面；茫茫白色，就是在十二碼內的東西也瞧不清楚。同大風雪一起來的還有怒號的風和嚴酷的冷，遊客們從頭到腳盡成白色，頭髮上鬍子上和頸鬚上都結滿了冰柱。

他們足跡的印子立刻被雪片吞沒。所以很像水，腳跡移過，成團打塊的雪立時把牠們墊平。現在冰斧又「牽」「牽」的工作了；他們的面上好像黏着蛛

絲，恨命的在那裏扯。包裹他們的雲塊裏充滿着電氣；他們現在正在暴風雪大雷電的中心裏行走。霹靂聲和隆隆的雷聲就在他們身旁的四周滾來滾去，震動得他們混身都顫動，而閃閃的電光又好像就在他們手邊。

但是他們有了這個嚮導頭領的引導很勇敢的向前進行；後來暴風雪漸漸稀薄了，沒有了，飛到別的地方去了——好像剛纔猝然飛來一樣。現在太陽又出來了，把頭髮身上的冰柱統統融化呀，熱得像火燒一般；原來這照在冰雪線上的太陽是要向遊客的面上討稅的。他們面上的皮都要脫去，覺得不適意要好幾天哩。

還有一件困難的事是爬過三百英尺高的冰牆——直得和平常房屋的牆差不多。爬山的人用繩縛在一起，手裏拿好斧頭，便動手爬牆了。他們用斧在冰上刻出步階，很慢的然而很穩固的向上爬去，好像五個蒼蠅在玻璃窗上撲一樣。五人都非常的當心，因為踏空了一步就要從滑的冰上溜下來，那

末他的重量就要加在同伴身上。但是要在冰牆上拖住一個人是極不容易的，往往因爲一個人滑了下來，五個人連同的拖落冰牆。

在這冰牆上他們休息一下，吃點東西。遊客中有一個不能吃東西。他覺得頭昏眼眩；呼吸很吃力。這是因爲空氣稀薄的緣故。如果你不大聲的講，同伴們就聽不出你講的是什麼話。但是雖在闊不容足的雪脊上走，心裏不很好過，卻沒有人生退志。在這裏嚮導的人走得非常留心，把繩更加縛得緊些，因爲他們一面肩頭擦着石牆，一面臨着在二千英尺下的冰河——除了稀薄的空氣之外一點沒有別的東西。

他們又努力向前去，攀緣之外，有時還要用兩手兩足爬，因爲這是穿過屋頂式的滑石的唯一法子。後來他們到了一個小坡，和其餘幾百個爬過的小坡差不多。但是他們一到這頂頭，嚮導開始唱歌了。看呀！在這山坡的那邊，雪祇望下沉不再昇起來了；一幅廣大的畫境直衝到你眼裏；原來他們歷千辛

萬苦費了幾點鐘所希望的峯頂已經達到了。

有一個嚮導帶着一面旗；此時張開來在頂上搖動以示慶祝。在模糊不清極遠的綠色的地面上隆隆然似有炮聲。山谷裏許多望遠鏡都準對着山頂觀望；只見小小一面旗在那裏盪漾，還有幾點黑點就是爬山的人了。炮聲是慶祝他們成功的。

他們在頂上歇了不多的時候，就預備下山了。可是下山和上山大不相同。他們上山要爬四點鐘的一段地方，現在一點鐘就夠了。不久他們就到長且峭的雪坡，那裏上山時費了兩個鐘頭纔走完。他們坐在麻布袋上，把斧頭拖在後面當舵用，用手一撐，袋連人一起向下滑去；不到一刻工夫已到安歇的地方了。他們到小屋的時候，天還沒有暗；他們得勝了，自然滿心歡喜，所以睡得很安靜。明天天亮就舒舒服服的下山去了。

## 第十六章 山峯和山路

白山 (Mont Blanc) 是阿爾卑斯叢山中最高的一峯；并不在瑞士境內而在法國境內。牠的山腳下就是著名美麗的山谷沙穆泥 (Chamonix)。沙穆泥谷進口的景緻，凡看過的永不能忘記牠。到沙穆泥谷去的路在阿甫 (Arve) 河的山峽裏蜿蜒曲折非常的雄壯。這阿甫河的河水即取源於白山的融雪。路的兩旁俱是石基的高地，長滿了桃樹和松樹；但是當你走進谷口的時候，白山的山脈完全出現在你眼前——一簇雪頂的山峯擁着阿爾卑斯的王峯高高在上。每年有許多人登白山的頂；有了好的嚮導危險倒不很可怕，唯獨崎嶇難走，非有特別的技術不可。大半登山的人到半腰寬闊的地方望望冰河就下來了；內中最著名的要算冰海 (Mer de Glace) 了。

白山的東面便是著名的大聖伯爾拿通道 (Great St. Bernard Pass) 第一些的旅客——像工人，小販等——從瑞士到意大利，或從意大利到瑞士都在這路上步行。相近路的盡頭處站着聖伯爾拿的寺院，裏面住着許多和尚。

和出名的聖伯爾拿狗——在冬天大風雪中遺失了人，牠們會找尋回來。在晚秋和初冬的時候，這條路蓋滿了雪，并且大風雪常常從山上捲下來，徒步的人因之往往迷失記路的本標。

每次這種大風雪之後，和尚和他們的僕役走到路上去找尋迷路的人。這些聖伯爾拿狗嗅覺非常靈敏，領導和尚們到過路客商被風雪凍僵的所在。如果他們找見時不很遲，和尚們便設法救醒他們。這些凍僵的人往往深埋在雪裏，但是有許多狗有特別的技能發見他們。而內中最聰明的要算巴列 (Barry)，他曾經救活許多性命，所以人們替他造個紀念碑。

聖伯爾拿的東面便是策馬特 (Zermatt)，也是山中熱鬧的去處。策馬特的尊榮全在雄壯的馬特賀輪 (Matterhorn) 峯；再過一點便是羅撒山 (Monte Rosa)，那裏有許多奇特的冰河。馬特賀輪是一圈大高峯中的一個，而羅撒山是最高。除了白山，羅撒山要算最高，但是在瑞士國境裏要算牠最高了。

最早爬到馬特賀輪山頂的是在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七月十四日；這次爬山是永不會忘記的，因為當時發生了一件極可怕的慘事。登山的人一共有七個人，四個英國人，三個嚮導。他們上山的時候很平安直到頂點，下山的時候，不幸縛在腰間的繩子斷了。三個英國人和一個嚮導翻身落在絕壁上立刻都死去。兩個嚮導和一個英國人徼倖逃出性命。他們下山之後，便告知這可驚的消息。他們召集了許多人去找尋落下來的那三個人，但是連屍首都拿不轉來。

此外還有一羣大山叢是在柏泥斯高地（Bernese Oberland）策馬特的北面，倫河山谷的他一面。柏泥斯大山中以無雙的少婦山（Jungfrau）為最美麗好看；她穿着雪白無疵的長袍，其美真是世間第一。

在柏泥斯高地可以觀望瑞士美景的彙集——嫩綠色的山谷四圍包着石牆和冰牆。所以味忒渾（Wetterhorn）和愛革（Eiger）的雄流高在格林得

華得 (Grindelwald) 的山谷之上。柏泥斯高地上的山峯無有不是很美的，但因為這耀眼的少婦山常常把我們的目光吸引到那裏去，所以不十分注意牠們。這少婦山形式既好，又披了一件純潔的白衣，在黑暗嚴酷的懸崖上面更顯得她的艷麗。

在阿爾卑斯山上有許多通道到意大利，并且大半都是極考究的路。牠們的工程技術真可謂神出鬼沒。要穿過這麼高的山峯，人家總以為要經過險峭的路了，但是不然。那些路真造得聰明極了，在險峭的坡上，牠左轉右轉的一來，都變成極易步行的路了。道路在山面上繞來繞去，有時候兩條疊了起來，但是緩緩的都向上昇，很少有壁立難走的豎坡。

牠上昇的度數很均勻很平坦，這可以拿大的四輪馬車來做證據。這四輪馬車笨重得很，在火車沒有通行的地方還是用牠。牠用五隻馬拖着，牠們的腳步很穩，一直的向前跑，並沒有失足的危險。如果那傾斜度不是漸漸的決

不能這樣子。

造這些偉大工程的道路時，不知遇到了多少艱難，征服了多少困苦。有一處地方一個高山的嶮峭豎壁阻住去路，好像說，『祇好到這裏不能再過去了。』但是工程師並不因之而餒志不進。他走進山裏去，穿一個山洞，洞上開了許多小孔讓陽光進來，這樣路又通了。忽而使人頭昏目眩的深潭阻住去路：工程師於是造一頂橋跨過去，在空中築一條路。大塊的冰雪又在上上面恐嚇他，他於是築個拱頂把路蓋滿，那末雪塊滑過時，損害不着牠了。

比山上的道路還要奇怪的是山下的地道了。現在的阿爾卑斯山下已穿了好幾條地道，在法國塞尼山 (Mont Cenis) 下有一條，在瑞士聖哥忒德 (St. Gothard) 下有一條，新普倫 (Simplon) 下有一條。新普倫的地道是最新近做成，也是最偉大。牠有十二英里半長，最深的地方離地面有七千英尺遠。這偉大的工作是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開始的，同時從意大利和瑞士兩處

## 開掘。

近乎七個年頭這樣勤懇的開掘，但是兩面還不能碰頭。其間受熱泉猛烈的阻礙，不曉得幾次，并且因爲離地面很遠，石頭都非常熱，很難工作。有一處地方碰到一條地下的大河，於是非把這河水引到別處去，就不能進行工作。開掘一條短的地道——五十碼長——每一碼要費一千金磅以上。

後來在一千九百零五年的二月，從意大利的地道頂上開一個洞直通瑞士的地道，於是這兩條路方始連接；其連接的所在約在地下六英里之下。從此之後，工程便進行得很快；熱亦漸漸散了；不久新普倫地道就告成了。

## 第十七章 瑞士的遊戲

瑞士人對於遊戲不很肯多費時的；他們無論男女老小都喜歡作工；他們所思索的是怎樣去謀生活。但是每當假期，年輕的人便聚集起來唱歌跳舞，盡情娛樂。瑞士人極喜歡音樂，而尤以口唱爲最甚。當一羣人走向山間聚會

的地方去時，他們沿路唱各種有名的舊歌；所以善唱歌的人常常能夠得着很安靜的聽客。

跳舞是瑞士假期最通行的娛樂，但是他們的跳舞是極鄭重的事情，所以跳舞人的腳步不是很輕的。姑娘們跳躍轉身都很靈巧，但是都很莊重；而男子的跳舞簡直用腳跟重重的在地板上跳踏跳舞的音樂是一隻或兩隻梵啞林；旁觀的人拍着拍子，應和跳舞人的莊重步伐。

年輕的人有運動會的組織，每逢盛會時全國的運動會聚在一起作友誼的比賽。他們的運動有許多種類，大半和我們年輕人頑的差不多，惟有一種叫做「國技」是特別的，我們看了覺得很有趣。牠是種種的武術，有的舉石頭，擲石子，角力和蹠跳。

在瑞士角力有兩種。一種叫做「靈競」(Ringgen)，和平常西洋拳術沒有什麼大分別。還有一種不同的地方是，角鬪的人褲子外面穿件繫得很鬆的帆

布裙，上面束着一條很強固的皮帶。角鬪時各以左手執住敵人背後的皮帶，右手堅定的執住左膝蓋的帆布裙。這叫做「斯威根」(Schwingen)，因為角鬪的人必有一人把敵手舉在空中盤旋。

爭鬪時執住的手屢次變更，握扭的姿勢一舉一動都可以看得很清爽。如果兩個同樣強壯同樣高大的人——譬如說一對牧羊人——爭鬪起來，那一定興奮到極頂，並且兩人之中必有一人要受損傷。但是如果一個年青的大漢對於拳術沒有甚麼經驗，和一個靈巧有經驗的人對打，那比上面講的還要有趣味——一面是一味的粗暴大力，一面卻玲瓏技巧。一個軀幹偉大，姿態威武，一個短小醜弱，形色憔悴，但是勝利倒往往歸於後者。

在這種角鬪場上，雖時有極粗暴的行爲，但是我從沒見有暗殺和讎恨的事。得勝的和失敗的拉拉手，喝一杯酒；有時經過很烈的爭鬪之後，兩人都流血的盪在地上，幾分鐘之後都掙紮着起來，手臂圈繞着敵手的腰，同出場外

去休息。

此外還有一種極普通的遊戲，射鎗。這雖好像是瑞士人的義務——必做的事——因為在瑞士人人都須應軍營之召，但是他們確實很喜歡練習這個。每逢星期日和休假日，不論在瑞士那處地方從早到晚都可以聽見砰砰的鎗聲。

這些都是瑞士人自己的遊戲，在那邊各國的遊客有什麼玩意兒呢？在夏天有登山的大遊戲；但是近來有許多人特在冬季裏到瑞士去玩各種冰雪中的遊戲。沒有幾年以前還沒有人想在冬天的時候回到阿爾卑斯山高坡上的村間去。因為他們相信上面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場，并且冷得利害，除了本地人外沒有人能忍得住。所以秋葉一落遊客們便各自逃回本國去了，旅館也鎖上了門直等明年夏季再開，而瑞士的鄉村就寂靜的睡過冬天。

但是現在一到冬天旅館照舊和夏天一樣還是很忙的。他們知道乾燥清

潔的山空氣中的冷是極容易忍耐的——不獨如此，並且很爽快很好過的。日光很烈，熱氣很大，可是不能融化冰雪。這種高山上乾燥的冷加之暖日的頭照在上面，病人最覺愉快；病人在冬天裏坐在戶外比在熱天更舒服更少危險。所以一到冬天要尋日光的人成羣結隊的到瑞士來；住在離海面幾千尺高的旅館內。

## 第十八章 瑞士的遊戲(三)

遊客們常以跑冰，乘雪車和走雪自娛。內以跑冰算是最有趣味。在英國，河水結冰是很難得的事，並且結冰的日期又短，但在瑞士有四個月是決得定的，而太陽之熱又像我們這裏六月的天氣。大的旅館裏或自備跑冰場，或築造在湖岸邊，天然有很好很厚的跑冰場，足供旅客們遊戲。

乘雪車在瑞士冬天中真是遊戲中之王了。因為乘雪車所最需要的是雪坡，而瑞士滿是雪坡。雪車在上面滑，舒服而且迅速。所以瑞士是滑雪車的天

堂。

滑雪車有好幾種。一種是光平堅硬的雪坡，雪車在上面滑，速度不很快卻也很覺得愉快的；這種雪坡是給老年人和沒有經驗的人滑的。山坡的傾斜愈峭，滑下的速度也愈快；在這種山坡滑車非具有特別駕車的技能 and 鎮靜的神經不可——這種山坡最有名的是在恩加丁（Engadine）聖摩立支（St. Moritz）的克勒斯塔（Cresta）賽車場。

這克勒斯塔賽車場長一千碼，盤繞在一個險削的小山上。牠的面是一片潔淨的堅冰，因為水流過堅硬的雪，經過一夜的霜凍，便變成光平如鏡的平面，這一種雪坡，祇有最靈巧的駕車人能乘，因為那裏有許多轉彎的地方必須有極好的技術纔能免出軌的危險。

每年在這裏舉行比賽，勝利的——能於最短時間達到目的的——得獎一個很好的銀杯。最快的曾能在一分鐘之內走完全程，並且在幾個地方有

一點鐘六十八英里的速度。比賽的人把頭伏在雪車前面，所以減少空氣的阻力。他用手足來當舵；當轉彎的時候——那裏的岸特別的高，所以阻止雪車出規——他必需搖動身子，就是說，他必須把雪車的頭拉過來向着一個新的方向。這些事都是，很不容易，不靈巧的人在這樣速度很大的時候，最容易鬧禍，連人帶車衝在冰岸上。

但是平常乘雪車的人並不注意要得獎品。他喜歡一里一里的爬上山去，輕的雪車拖在後面，直等到爬至頂點纔停止。於是他坐在這小車裏，兩足伸在車的兩邊當作舵用，手裏拉着車前的繩子，所以使身體穩固；他撐開了起發點便直向下面箭一般的射來。

乘雪車的爽快有趣比什麼東西都好，真是意想所不能猜測的。乘車的人在清潔乾燥甘美的空氣中很平穩舒服的滑下來。起先牠極快的在一片硬冰上滑溜，忽而很寂靜的在未曾踐踏過的雪坡上衝過，忽而不見了太陽光。

在松林中的蔭裏行走——那些大樹好像巡哨的兵頭上戴着雪帽；忽而又跳到太陽光裏，只見地上的雪閃出很強的亮光來，好像無數的金剛石滿佈在地面；這樣一點快一點的，到後來一躍便到山谷中，在平地上射得很遠。雪車跑冰這樣就完了。爬了幾點鐘的山，不到幾分鐘就退了回來，但是很值得的。每一寸的路都有價值的。

第三種遊戲——走冰——也漸漸的通行起來了。走冰的鞋子是兩條長木，闊與足等，底下光平而滑。牠們有七英尺至九英尺長，所以初學的人穿了覺得不便得很，失足傾墮，兩鞋相搓失去均衡的事時時有的。但是些少有點練習就能够站得住腳，不失均衡，并且還能轉彎；於是他的進步就快了。

精熟走冰的人能做許多奇怪的事。他一點鐘能走四十英里；有時得着峭坡上的動力，乘勢可以在空中跳一百英尺遠，降落到雪地上，再在地上行得出奇的快。平常的走冰人覺得走冰非常寶貴，因為牠能載着他到隱藏的雪

地去，那裏如果不用走冰鞋，只怕雪就要埋到頭頸上來；他能在雪山坡上上昇；回下來的時候可以隨着己意選擇那條路走。

挪威是走冰最盛的地方，但是瑞士現在也漸漸多起來了。每到冬季一部分的兵士練習走冰；走冰既這麼有用，所以不論老小，不論何處，都用牠來代步。在山谷中間凡家與學校離開有五六里雪路的，小孩子總用小的長木走冰鞋到學校裏去。這些走冰鞋大半是他們父親用刀自己做的。

## 第十九章 羚羊

瑞士最著名的野獸是羚羊。牠是很美麗很雅馴的；野生的，旅客們不容易看見，因為牠住在山的高坡上，並且很怕羞，一聽見人的聲音或是一聞見人的氣味，就遠遠的逃避。他的大小和山羊差不多，平均重五十至七十磅，雖則有時雄的大羚羊有重至一百磅的。

羚羊的角長十英寸至十二英寸，角尖上是彎曲的，形狀像個鈎子。這種羊

角獵人得到了是以為很寶貴的。還有一種東西獵人也以為很寶貴的，這就是雄羚羊的鬚。牠的鬚不像牡野羊一樣生在額下的，但是生在背頸上的。在初冬的時候，羚羊身上長了一身蓬鬆的毛，背脊上也長出一簇長髮。這種長髮黑而有光澤，不過髮尖上不是黑的而是黃白色的；牠們豎立在背上在風中搖動。一束這種長髮是很寶貴的，因為在祭祀節日他們用牠作裝飾品。其價值之高也是駭人聽聞：有時一束羚羊的長髮要賣十個金磅。

在熱天的時候，羚羊以青草蘚苔為食料，這些青草和蘚苔都生在露於雪田和冰河上面的石頭上。到冬天牠們下來到樹林帶的裏面，在松林中找尋萎枯的乾草和樹上掛下來的石蕊。這種大樹的蔭裏——長生在下面的枝葉幾乎可以碰到地面——常有大雪蓋在上面，所以有時簡直成為牢獄，沒有法子可以逃出去。

一羣羚羊在風雪來時都躲到一枝大松樹根邊。有時雪大竟把枝葉壓倒。

在地上，四面都是如此，就逃不出去，雪下過了，接着便是一陣雨，把上面的一層雪融化。這樣一經過霜，雪上面就結了一層很硬的冰衣，羚羊就破不開來，活關在裏面，可憐的羚羊等到牢中的食物一竭就一一的餓死了。

這不過是羚羊在荒野的高山上所遇到的危險之一。冰雪墮是牠們第二的危險。對於這一點有個著作家說道：『在野山間羚羊所受最多的阿爾卑斯山的危險，並且受了沒有方法逃避的，就是冰雪墮。常常在夏天——那時太陽已把一部分的雪融化——發現一大羣的死羚羊埋在雪的中間。要表示這可怕的冰雪力量，我且把剛纔聽見的故事講給你們聽。有一處我熟悉的地方，隣近森林線的高處，正在峭坡的腳邊。睡着一個小湖，忽然冰雪墮了下來，其速力之快和來勢之猛把一大羣羚羊都捲在裏面，又把湖水擠出邊外，所以湖谷裏充滿了死鱒魚和死羚羊，並且湖旁的東西都毀壞；偉大的松林給冰雪斷折得像火柴，有的連根拔起，表示無抵抗的冰雪威勢。』

在瑞士的羚羊所以要躲到高山上去是因為幾百年來瑞士人不斷的獵取。在瑞士境外的阿爾卑斯有幾處地方——像提羅爾 (Tyrol) 和士的里亞 (Sylria)——羚羊是特別的保存看護起來，所以牠們沒有像瑞士的那麼害羞，常常到低的山坡上來找多量的食物。可是在瑞士獵羚羊的人必須有堅定的腦經和站得穩的腳；像羚羊一樣在亂石峭壁間能行走自如，在無路的地能夠爬上去；能很忍耐的坐着等待羚羊到來纔可。

爬阿爾卑斯山最精的人要算頭等的獵羊人了。他能在幾寸闊的石牆路上行走——他穿了一雙闊不容足的雪鞋，而在他腳的下面便是一塊深不可測的懸壁，極大的樹望過去祇像很細的小樹，很闊的河流祇不過是一條銀帶，吃草的牛羣在阿爾品草地上祇不過幾點黑子。

後來他看見了一羣羚羊。牠們一共有五隻，有時有二十五隻。獵人此時必須很小心的匍伏的爬過去，因為那裏有隻守望的羚羊站在那裏觀望。這看

守的常是一隻有經驗的老母羊，她站在近處的高頂上四面觀望，並且不斷的嗅聞氣息。她的眼光和嗅覺都神奇的靈敏。獵人欲使她不看見必須在大石和山脊後面行走；要使她不聞到氣息，必須逆風而行。

當她看守的時候其餘的羊羣都很安靜的吃草，而那些快樂的小羊跳躍奔跑，玩各種的遊戲：你追我逃哩，以角接撞哩，比賽快慢哩，什麼都頑到。但是看守的老母羊從不肯休息一分鐘。她轉動着頭觀察四面八方；她的鼻頭高舉在空中不停的嗅聞。獵人爬近時所注意的就是她；如果他能逃過老母羊的視線，羊羣就在他手中了。

但是雖則他很謹慎的走上去，總究給老母羊發見了敵人來到的記號。於是很奇怪的景象便出現了。她很響的叫了一聲，其餘的羊聽了知道危險來了。快樂的小羊們立刻拋棄了遊戲，跑到他們母親身邊躲着。大一點的羚羊立刻跳到石上，四面觀望敵人的來向。這樣猶豫不決的過了幾分鐘，忽而一

陣風吹來聞見了氣味，牠們便知道敵人在那裏上來了。

現在接着又是一極可觀的景象——羚羊的全隊向後退卻。他們逃避時的敏捷和迅速真是可以驚奇。牠們遇到了峭壁，便像燕子一般一隻一隻的跳過去。那裏既沒有山路，又沒有石脊，又沒有雪車路；但是在峭壁的亂石上，滿佈着小的石角，羚羊就在牠們上面跳來跳去，竄上竄下，可是非常穩定，非常精熟；有時牠們四隻腳聚在一起立在一塊和拳頭差不多大小的石頭上。不久牠們連影蹤都不見了，去得真像電光一閃。打獵的人必須另外再去找尋，因為牠們不逃到人所不能進去的庇護所不肯停步的。

打獵的人常常結隊而去，把羚羊羣四面包圍起來，那末牠下山跑的時候，必吃守在那邊的人的鎗。有時羚羊給繫在竹竿上的繩子阻擋回來，向別處的獵人圈外逃去。這些繩子上飄着顏色顯明的綿布——紅，藍或黃——羚羊見了就掉頭向別處而去。但是十分危急的時候，牠們知道跳過繩子去或

用力衝斷繩子，便可以逃得性命。可是衝斷繩子的往往把角纏住在繩子上，身子便不由己的在空中翻了兩個筋斗。但是一等到腳踏實地，牠又如飛的跑去了。

## 第二十章 捕羚羊的故事

我們知道打羚羊的人必須碰到許多危險，所以關於死裏逃生的故事很多。有一天一個打獵的人離開了他的山屋，去找尋一隻大牡羊。他知道牠常常在一處大冰河的彼岸吃草。他正在穿過冰河的時候，不幸落入裂縫裏，因為這裂縫是罩沒在一層薄的雪裏。他落下去之後，就昏過去，隔了幾點鐘之久，纔漸漸的醒過來。他張開眼來一看，知道葬在活墳裏了。冰牆又厚又光，萬不能爬上去。他知道沒有希望可以得到幫助。他來之前又沒曾對家裏人說往那個方向去，並且這冰河的所在是極偏僻的，離人住的地方很遠。加之他一夜不回家去，家裏的人也不會急得出來找人，因為他出去捕捉羚羊往往



羊 羚 捕 獵

幾夜不回轉家來他在這冰阱裏眼等着寒冰把他包圍處死他。

但是他是一個勇敢的人。決不願意很容易的捨棄他的生命；他看上面沒有希望，就望下面設法。他覺得很奇怪何以裂縫下面的水很少，因為平時很烈的日曬融下來的雪水都聚集在這裏，所以水量很多。但是在他腳底下祇流着一綫的水。

他低下頭去一看只見水都向一個很小的水道裏流去。太陽光已把冰河的底融掉，而水在堅冰蝕了一個洞。他立刻伏下身子鑽入這暗洞裏去，慢慢的爬過去。這事真艱難極了，因為他一寸進一寸爬的時候，水濕透了他的內外衣服，冷得直刺骨髓，但是後來他見太陽在他面前了，他快樂得不得了；他爬出冰河一點也沒有受傷。

有一次一個鄉下人幫助獵人出去打羚羊。一隻很大的羚羊吃了一鎗，便跑向崎嶇的石頭上去——那邊正靠着很偉大的峭壁——鄉下人便跟着

追去。他手裏本來拿一枝鎗，此時他想跑得快些，把鎗棄了；追去，那曉得要跟着牠呢。

這羚羊祇受了一點微傷；當鄉下人伸手想捉他的時候，牠忽然很兇猛的用角撲他。於是接着又是一場惡戰，不知怎的羚羊的一隻銳角穿過鄉下人腳後跟的筋上，兩個便混扭在一起。鄉下人一看峭壁下是幾千尺的深潭，所以便拚命的和羚羊爭鬪。後來羚羊滑出峭壁外面來，羊角還是照舊牽住在他腳筋上，所以把鄉下人拖出來到一處大不能站足，執不能盈握的懸崖上，但是羚羊還是不停的亂跳亂衝。

這時生死之間祇隔一髮了；并且最後的希望也好像快要過去了，忽然他面上有條枝條拭過。他正在從峭壁上落下來的時候，就一把抱住這樹枝；所以他懸掛在空中兩手死命的握着，而還在撞鬪的羚羊掛在他的腳後跟上。幸喜同伴中的一個看見了，便跳過來救他。人和羚羊都拉了上來，他纔被

救出險。但是如果樹枝落了下去，他就要粉身碎骨了。

有一次一個年輕的獵人在山坡上追逐一小羣羚羊，忽然聽得頭上震天價響。他擡起頭來，只見一塊大冰雪直向他掃來。他望後一看，逃避是來不及了，因為他沒有跑到空曠的山坡下時，冰雪必已來到他身上了。他望上一看，立刻發狂般的快步跑上山去。在上面有一塊大石頭聳出在坡面上。如果他能趕到這蔭避處，那些冰雪也許會在石上阻住進行。所以他興奮着全身精神，拼命的趕到石下去。

冰雪一點一點的下來，他也漸漸的加快速力。這是生命的賽跑；當他飛身到石下的時候，剛好冰雪的颶風吹來。如果他遲到了兩秒鐘，就要給颶風吹去了。

他看石下洞裏早已有東西在那裏躲着，他覺得很奇怪。一隻母羚羊和兩只小羊也在這裏躲避。他便加入牠們。不一刻大塊的冰雪掃過他們，把他們

葬在幾尺深的雪下面。

這年青的獵人希望冰雪過去，可是牠竟不動了。過了幾點鐘，石下洞裏照舊是黑暗得很。於是他知道冰雪在這裏停住了，活葬他在裏面。

他不知道有人會來找他不會。就是他們來找了，怎樣從事墾掘呢？他記起幾年之前，他也曾做過墾掘埋在冰雪中人的事情——他們墾了八天還是不見，只好等明年春天再想法找尋屍首。

他這樣想了半天，把母羚羊和小羊早忘在腦後了；只是充滿了害怕爲將來的運命憂愁。忽然他聽得母羚羊跳腳的聲音，好像她在用頭在雪牆上鑽洞。

於是她用前足爬雪；這爬雪的聲音纔把他從昏迷中提醒過來。他爬過去，找見母羊正在掘地道。一綫希望便直跳到他心裏來。他不知道從何處去鑽路，只好依着羚羊做。人和羊一起工作，人用兩手羊用前足在雪牆上亂爬。這

樣過了三個鐘頭，纔證明羚羊的本能是不錯的。雪層漸漸的薄起來，光開始看得見了。後來他們爬破了雪牆，鑽到太陽光裏來，他們都得救了。母羊和小羊在山坡上很快活的跳跑而去，年青的獵人向山下家裏去了。他滿心感激羚羊救命之恩，所以終身不殺一羚羊。

## 第二十一章 熱風

在早春的時候，識天氣的瑞士人指着南方告訴你各種天上奇異的變遷。一片五彩的薄雲息在山頂上。太陽漸漸灰白起來，在紅黑色的天空中全失了光彩。那些雲泛出紅色和很亮的紫的和色。月的四周圍着一個大的紅暈。他們說：『熱風(Föhn)快來了。』

幾陣冷風吹過之後，便又寂靜了。但是人，獸，鳥都知道熱風快來了。他們很恐慌，很忙亂。空氣此時異樣的潔淨：很遠的山峯都好像近在手邊。於是山旁樹林裏樹葉搖動的聲音聽見了；不久如萬馬奔騰的風聲在寂靜的空氣中

漸漸清楚起來近起來；忽然間這熱而乾的風盛怒般的吹起來。熱風已經到了。

在有幾個山谷和山峽裏，這熱風的力量很大。牠能拔去大樹，能翻去屋頂和畜棚頂和其餘說不盡的損害。但是瑞士村落所要遇到的危險，這還算是最輕的。牠又熱又乾燥，木造的屋子和小山屋一着了風便很容易燒成一堆焦土。所以熱風一起的時候，全村屋子裏的火種都得撲熄。有幾處地方，巡察的人立刻出來巡視人家防備好了沒有。一星之火要是着在這火焰般的熱風上，足夠惹起一場巨大的火災。幾百個村莊從頭至尾這樣燒過。

不論什麼東西都感覺到這熱風的惡影響，飛鳥都躲藏起來，一個也找不見。野獸起先都是很活潑的，現在無不垂頭喪氣，明明是在那裏很可憐的感覺痛苦。人和別的東西一樣也感覺不舒服。在熱風吹的時候，祇有少數人不生病。牠不但能使人煩悶喪氣，並且應響於腦神經也很大，使人覺得一種特

別的煩惱。

可是這種熱風是很受人歡迎的。他們當牠是釋放的恩人，快樂的歡呼慶祝。牠能把冬季的束縛解放下來，其速度又非自然界中別的東西所能及。雪和冰一碰到這風便出奇的融化了。兩星期熱烈的太陽光還不及一天的熱風那麼快。據說三十英寸厚的雪祇須幾分鐘就能把牠融完。阿爾卑斯山上有許多給高山蔽滿的陰山谷，日光永不到的。如果沒有熱風，那裏面所結的雪是永遠不會融化的。但是當熱風來的時候，雪立刻會消滅，長出碧綠的草，可以給羊羣吃，和鮮豔的花朵做點綴。

在阿爾卑斯山上有幾處熱風是他們很好的朋友。牠融化冰河雪田使飼牛羊的牧地擴大。牠使家畜們在很早的季候裏，便能到阿爾卑斯的高山坡上去吃草；間接就是增長短促的夏季。反轉來說，牠使山谷的居民受極大的損失。熱風的熱能使大塊的冰雪鬆解，落下來便有冰雪墮的危險，把路上的

東西都掃了進去。

熱風不常常是暴風。有時在高一些的阿爾卑斯山上——尤其是在秋天和早春——這熱風很和暖的吹了幾個星期，天氣天天很好，山谷裏又沒有些微北風。所以很奇怪：在十二月和一月天氣很冷的時候，高山上倒有幾處綠色茂盛的地開着春天的鮮花，住着蚊蟲和蜥蜴等動物，而山谷裏的松樹正壓在厚雪的下面，在那裏憂愁的呻吟着。

# 少年歷史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用筆記體敘述各地之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及天然風景極饒興趣少年讀之最易得着史地上的常識已出下列各種餘冊續出

- ▲德國革命史 三角半
- ▲德意志一瞥 三角半
- ▲俄羅斯一瞥 三角
- ▲希臘一瞥 三角
- ▲英國一瞥 四角
- ▲意大利一瞥 三角
- ▲蘇俄羅史 三角半
- ▲澳洲一瞥 三角
- ▲南美洲一瞥 三角
- ▲高麗一瞥 二角
- ▲緬甸一瞥 三角
- ▲東三省一瞥 二角半
- ▲羅馬社會史 二角半
- ▲人類的故事上 七角半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1675)(一)

30-6-14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A Peep at Switzerland**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初版

少年史瑞士一瞥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顧德隆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綸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7  
31182  
(1)

